

太上感應篇集註序

儒者之學以求誠也而誠貫乎學之終始傳曰不誠無物况學之大乎六籍皆勸善禁惡導吉避凶之書學者服習其文至於老死鮮有明於心而行於身者則亦不誠之而已矣夫天之與人一誠之所爲也故舉念而天監焉出言而天聽焉行事而天視焉禍福之報各以類應亦惟其誠而已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董子曰善惡之極乃與天地

道藏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序

下尾集四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流通而往來相應夫善惡積之而至於極則誠矣誠安有不感感安有不應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動卽感應之謂也古今言感應者未有深切著明於此者也余觀太上篇中旣列善惡之目而於終篇則要之以語視行三者夫一日之間三者皆備可謂誠矣而又積之至於三年則誠之至矣禍福之應豈自外來乎夫無妄之福無妄之禍君子無所容心焉若夫致自己者正

道藏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序

下尾集四

當取之以致其善與不善誠與不誠如是則禍福皆修身之助矣世之諱言之者竊以爲過矣一日在內直見查澹遠宮詹手一編專視而貌肅若神明與俱者就而視之

則感應篇集註不書撰人名氏其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序

三 下尾集四

如此其誠由是道也暗室屋漏出王游衍皆若昊天鬼神之降監其有裨於吾儒立誠之學者豈淺渺哉既嘉是書之可以警世動俗也遂與澹遠共捐貲以付剞劂澹遠屬余標其大指書於簡端云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序

四 下尾集四

龍集康熙四十又五年六月朔日丁亥

澤州陳廷敬書

箋釋則先發明義理而後證以事實或更引他說以暢之其文約而不漏詳而不雜切近而顯明用之警世動俗可以勉進於正而懲創其邪僻與六籍所載勸善禁惡導吉避凶之指無異焉而澹遠好之

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

五下尾集四

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戶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

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已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銜己長遏惡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

六下尾集四

求報與人不追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

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誣

詐僞攻訐宗親剛強不仁狠戾自用是

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

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輕蔑天民擾亂國

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

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凌孤逼寡棄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

七下星集四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

八下星集四

法受賂以直爲曲以曲爲直入輕爲重
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不爲自罪引
他壅塞方術訕謗聖賢侵凌道德射飛
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願
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減人自益
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

善形人之醜訐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
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爲非逞志作威辱
人求勝敗人苗稼被人婚姻苟富而驕
苟免無耻認恩推過嫁禍賣惡沽買虛

譽包貯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乘威
迫脅縱暴殺傷無故剪裁非禮毫髮散

棄五穀勞擾眾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亂規模以敗人
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願他

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見他色美起
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
便生怨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

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埋蟲厭人用藥殺樹恚怒師傅抵觸父
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奪擄掠至富巧詐
求遷賞罰不平逸樂過節苛虐其下恐

嚇於他怨天尤人訶風罵雨鬪合爭訟

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

故口是心非貪冒於財欺罔其上造作

惡語讒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棄

順效逆背親向疎指天地以證鄙懷引

神明而鑒穢事施與後悔假借不還分

外營求力上施設淫慾過度心毒貌慈

穢食餒人左道惑眾短尺狹度輕秤小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

九下尾集四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

十下尾集四

升以僞雜真採取姦利壓良爲賤謾雋
愚人貪婪無厭呪詛求直嗜酒悖亂骨
肉忿爭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
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妬忌無行於
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
作爲無益懷狹外心自呪咒他偏憎偏

愛越井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

隱僻晦臘歌舞朔旦號怒對北唾涕及
溺對竈吟詠及哭又以竈火燒香穢柴

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唾流星指虹

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
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等罪司命隨

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

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

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

士下尾集四

救饑鳩酒止渴非不斃飽死亦及之夫

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

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其

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

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

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五月朔奉持弟子海甯查昇齋沐敬書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

士下尾集四

太上垂訓 感應之篇 日誦一遍

滅罪消愆 受持一月 福祿綿綿

行之一季 七祖昇天 久行不怠

壽命長延 天神恭敬 名列諸仙

太極真人讚

秋浦昌黎敬書

太上感應篇集注

正刊道藏輯要

太上者道門至尊之稱也山此動彼謂之感由

彼咎此謂之應言善惡感動天地必有報應也

太上曰禱福無門惟人自召此二句合下二句爲一節乃一篇

物是以祿之福之常因人之善惡本無一定之門今人求福則

苟僥倖之念而不知福緣善生遇禍則起怨尤之私而不知禱

因惡致善惡濟山人自作則禍福豈不由人自召乎太上惡人求

不肯反求諸已故首揭自召二字以示人也大抵一念起處即

分善惡善惡既分禱福卽殊告衛仲達初爲第雖被蟲至其寢

官命吏呈善惡二錄惡錄盈庭善錄纏如箭小蠹秤稱之小軸

乃能厭惡孽官君可出矣商口某年未四十過惡何得如是

之多乎官曰一念不正此卽吾之不待犯也衛曰軸中所書何

小官曰朝廷嘗與大工修三山石橋君上疏止之此疏病也衛

曰某雖言朝廷未從何益官君此念已在萬民向使聽從則

善力更矣奈惡念太多力已減半不可復學大拜後果重更

部尚書曉仲達正是空念尚須合住宰相之福況木自福薄又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注

尾集四
三

多貪犯者乎李昌齡曰福由自召亦由自轉善惡之報如

念得則宿業可破善很可培矣是在人之反求也善惡之報如

影隨形善惡感也禍福應也此感彼應毫髮不爽如人有形則

生受二生報今身造業後身受三後報今生造業更一生受此

太上感應篇集注

一二二七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此一節總結上文言鬼神鑒察如是是以

人小之過皆不能掩而奪紀算唯其不謬也十二年為一組百日為一算總云人之受生所得之算皆紀在諸天太上勅諸神巡考校三日一言十日一奏百日一結若修善立功便可延年萬一造罪立見減削唐晏師德為左駕衛郎將後遷納言一日晨起入朝忽見星官謂曰汝曾誤殺二命罪當奪紀星光將盡矣言訖不見是日隨即神昏不能入朝謂侍者曰我一生謹慎只因誤殺二命今遂早死一紀未幾卒此大過奪紀之誡也宋得仲親白手起家年三十四五病入冥遇故舊數人呼曰恩公何為至此相與拜求一吏更曰此人本合飢寒以偏故能起家薄本五十九以不燒香睡起遲今將領盡數人謂是此二事皆小過史曰不燒香卻是無敬奉天地心睡起遲却是無勤勞事急回家多淫之意豈為小過數人相頌嘆曰厚德如符公苟以此奪其指人以避之之路數百事如籍中自非義而動以至殺追打蛇皆其事也又因奪紀奪算之誡也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

主

下尾集四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者先須避之此節承上文而言過大奪紀過小奪算是過無大者皆害我者也見害不避名為真痴太上憚之故有此意豈為小過數人相頌嘆曰厚德如符公苟以此奪算況其他乎等慾惡因自逃其小過奪算之誡也

此一節是綱下二段是目不履邪徑以下是道之日也非真妄義而動以下非道之日也道猶大路也近乎正直即是道也崎嶇邪僻即非道也進退兩途決之於已有禱吉避凶之義趙清樞公嘗曰吾書之所為夜必焚香告之於天不敢告者不敢為也蘇黃門書陰君之言曰書之所為夜必記不履邪徑小之於紙不可記者不可為也二公所言即是此義不履邪徑者不正也動振不正皆從心起正則步履不期正面正矣趙彌陀有妓販杏花公偶戲曰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王曉公曰書之所為夜必記不至公忽稱聲曰趙抃不得無禮急令人召回老兵老兵乃自幕後出曰某賓未往某事相公最久相公邪便分毫不染知今日之事不過一時此念便息耳此將履邪徑一念能改者也陳良謙遊學廣德本序張掌教謂公曰歸安武大尹今秋必入簾吾弟南往拜其門場申必當留意公唯而出私念窮通有命進不出正識者所諭遠托辭不往而是歲恰中武公房內假使當時彼俱無以自明矣此未履邪徑一念能持者也夫邪徑二字所包極廣路頭畧差便是大錯一朝失足遺根千古可不慎乎不欺暗室不聞之處也經云人間私語大問若占暗室虧心神目如電流謂暗室遂可欺乎宋質靖國侯儀州判官一夕被燭至冥冥官曰卿在儀州有二美事曾知之平命吏取簿示之乃醫士張從志某年月日在淮寧行醫友李氏晉齊從志從志力拒得免上帝賜勳從志延壽一紀子孫三世終自清因既還說與從志從志妻子亦未嘗與言不竟已告陰籍此不於暗室欺人色者也蒲州楊溥父爲人忠信不欺棄官棄湯山有隙客事急回家富以千金寄公處三年不返公將金埋花盆中植財卉於上遺人問申訪之本商已死止生一子公呼平以金與之其子疑不敢領公曰此汝父所寄爾何必歸其子叩頭携去後生拂為太師孫俊民戶部尚書曾孫元祥檢討此不以暗室欺人用者也善乎王炳疾詩曰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長存不可欺莫問人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人能積德累功見諸事曰德於獨知處時時檢點又何欺之與有積德累功見諸事曰功山少至多曰積山卑至高曰累德不積不崇功不累不大孰先主誠其子曰勿以善小而不為此正積累之說也今人不肯行善勤云做好事那得錢使豈知積德累功自有不必用錢者于紹江太守葛繁曾語人曰予始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數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主

下尾集四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主

下尾集四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主

下尾集四

之三日桓君來告曰君所修本草以蜜蟲水蛭爲藥功雖及人而害及狗命以此淹留耳愚若復以草木可代物命者另召本草三卷行也遂得仙去噫嘻君以救人之故而傷害物命尚且不免有過今人害物命而恣肆口腹視此又何如耶。忠孝感天者人執無君具此身者人皆有絕無君無親是與禽獸等次做立甚多端莫先忠孝卽成仙證佛亦何嘗不根基於此犯難死節然後爲忠不必割股割肝然後爲孝割官有居官之患庶亦有士庶之忠信皆有富貴之孝貧賤亦有貧賤之孝此中義類不可勝舉卽古來賢詰芳規亦推榮述始引一二以見大凡李善南陽李元家奴也元家染疫盡死止遺一孫名縚未滿週歲諸奴咸欲謀殺分其財產善乃潛負船入山中親自哺養推篷居深林營舍勤績蠶孩稚奉之不異長君每出入間必跪告乃行至十餘歲出山告縣令鍾灝意憲捕諸奴悉殺之後朝廷聞之有旨及納俱爲太子舍人復遷善爲日南太守道員南陽王元康一里外卽脫朝服衣故衣持拂去草拜墓哭甚哀白故號以祀曰主吾夫人善在此數日乃去以斂拜之卒尙道職輯要

文一
全先人之體外息羣小之弱不可爲分別異母者勸手然世亦有同胞共乳而兄弟往往參商者揆厥所以明此一端而章
非直已人自化那苟不知自己專務化人雖至親能相信不
孤虛冥兒孽歸世之弱而無告者我能矜之恤之是以補天
子空冥地生成之不建矣門訓陳諭言己度世爲鎮武部下判
官一日隨真武下降忽聞哭聲拂曉聽乃其妻也因禱真君求通
音信允令寫書差直符送下書申示其妻以始末且囑曰撫育
是矜孤恤寡不但恤厚德於人間兼可慰幽魂於地下此處四
係謹然更教老者皆閑也久更事多衰喪少年無論喪葬后
見不一小有老病者獨保康寧可不敬乎語云敬老得老四字
實有至理昔陽塵以骨冠中殿元與周輪朱昂在禁庭時二
公皆老楊輕倚之荀曰君莫倚我老老亦終歸與君結手曰
莫與莫與恐後人悔之意果方甚而卒○仰聞老吾老同以
人之老承自己在堂不知尊禮而泛云敬老狃成悖德無怪乎逆
子而徑躡相鄉也原穀有祿年老父母厭其苟察命殺作一
劍送祖至別室穀泣諒不聽隨收輿歸父曰樹焉用此曰留此
以侍父老耳文感悟卽迎祖歸養義方幼者伎卑力弱苟使是
非又無強力較勝負可謂孰甚故吾之幼宜加意撫惜人之幼
亦宜撫惜之也昔楊翁官僚出入止乘一轎隨翁老而得子
道職輯要

文二
家主
章
無向親兄弟皆趙亡青見亡去好遊生業廢平彥辭不聽遂
求新著五年而見蕩舟已盡除夕彥青置酒語兄曰弟初無分
固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一
念以兄不節崇爲兄守先業之牛亦足以供朝夕請歸仍主
家政理取分芬獎之以口能論更出所清諸負者次年彥青
長子俱鄉鄰登第今人重用物輕丁足其食報亦可知已注
宿洞歸得日同余連枝各自采些些言語莫傷情回相見一
戎有行李在此可取去盜問爲誰答曰我陳獻章盜跡自小入
無知留君于舟中之人卽公友也忍取其財乎悉還而去海
陵王心齋從陽明先生講學以良知爲宗一日盜至其家公亦
與之講良知至盜譁曰如吾輩者良知安在公曰汝試去衣良
知便露韋盜因去又能一袖相顧不去公曰此卽良知所在也
汝不去此是有恥心此心本有謂之良知
去職輯要

文三
家主
章
無向親兄弟皆趙亡青見亡去好遊生業廢平彥辭不聽遂
求新著五年而見蕩舟已盡除夕彥青置酒語兄曰弟初無分
固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一
念以兄不節崇爲兄守先業之牛亦足以供朝夕請歸仍主
家政理取分芬獎之以口能論更出所清諸負者次年彥青
長子俱鄉鄰登第今人重用物輕丁足其食報亦可知已注
宿洞歸得日同余連枝各自采些些言語莫傷情回相見一
戎有行李在此可取去盜問爲誰答曰我陳獻章盜跡自小入
無知留君于舟中之人卽公友也忍取其財乎悉還而去海
陵王心齋從陽明先生講學以良知爲宗一日盜至其家公亦
與之講良知至盜譁曰如吾輩者良知安在公曰汝試去衣良
知便露韋盜因去又能一袖相顧不去公曰此卽良知所在也
汝不去此是有恥心此心本有謂之良知
去職輯要

文四
家主
章
無向親兄弟皆趙亡青見亡去好遊生業廢平彥辭不聽遂
求新著五年而見蕩舟已盡除夕彥青置酒語兄曰弟初無分
固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一
念以兄不節崇爲兄守先業之牛亦足以供朝夕請歸仍主
家政理取分芬獎之以口能論更出所清諸負者次年彥青
長子俱鄉鄰登第今人重用物輕丁足其食報亦可知已注
宿洞歸得日同余連枝各自采些些言語莫傷情回相見一
戎有行李在此可取去盜問爲誰答曰我陳獻章盜跡自小入
無知留君于舟中之人卽公友也忍取其財乎悉還而去海
陵王心齋從陽明先生講學以良知爲宗一日盜至其家公亦
與之講良知至盜譁曰如吾輩者良知安在公曰汝試去衣良
知便露韋盜因去又能一袖相顧不去公曰此卽良知所在也
汝不去此是有恥心此心本有謂之良知
去職輯要

恐家藏器之淫蕩徒行懷幼如楊公者尚何分人我耶由此推廣子養之仁益無窮盡葉夢得云子在許昌歲大水流旁無敢奏發清平帳濟活十餘萬人惟遺棄小兒無法救之偶聞左右無子者何不收養口願予者固有賴患歲豐人長而父母來歸恩義已絕政之爲恩更多遂任空券數千印給内外凡得兒者自吉所從來明於券署爲籍記使以時上數收多者首出分當平倉粟皆給貧者爲賛中完估券凡三十八百人此亦臨民者所當知也又云兵興以來有伏匿林莽者多因兒啼聞聲遂得其處不免被害於是避城者率棄嬰兒不顧有教爲鄉種置兒口中若使滿口而不閉氣少若甘草未繫時停水精使唯其口分兒口中自此自不作聲綿軟又不傷口因鉗板以攝道已酉冬賊自江西犯饒信居民空城去而嬰兒得全活者甚多此又遇變者所當知也○道棄嬰兒不經災傷時有之卽太平豐年亦然蓋貧家不能舉子多置路墮或厭兒女繁者甘心棄置甚有私胎分贓者溺死盆中其爲慘毒更甚還有揚州居民索璉建立育興社募眾協舉爲利甚溥法以四人共養一嬰每月人月出銀一錢五分遇路道子女收至社所有貧婦領乳者月給工食銀六錢每逢月望驗兒給銀考其肥瘦以定賞罰三年爲滿得人補養此法不獨恤幼又兼賑濟免一時消嬰之慘興

卷一

下尾集四

道藏輯要

附方好善之心世間功德莫此爲盛凡城邑村鎮皆可倣此行之爲官司者循此勸導各方利濟更易宏也時陳曼仙致政家局爲之刊定社規極精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前言慈心於物意極詳名之曰有豐編下文愛人之意益言昆蟲物之至微者也草木物之實則無情者也存心愛物者猶且不忍傷之況於人乎宜州人之凶宜字直貫下十六句乃承上二語而言也凶者凶惡之凶何龍圖曰凡人惡之初作只緣一念之差未必不可勘禁惡之凶既識將有一念之明未必不可救解但世每拒絕如仇而棄亦憲死如憲彼固不肯我亦非野故邵子曰問人之惡如負芒刺愛人猶已者自如此矣周文襄公枕閱一死獄欲活之無由反覆不安形於愁嘆使吏抱成案詣之至數箇言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曰幸有此可生乃樂人之善人發善願天聞若雷諸出其罪此貞能問人之凶者佛護念上真主持柰何地富之人於我無與哉昔范文正公卜居錢氏園林陰陽家於謂此公卿公曰吾家獨貞孰若使吳中之士成教育

此眞能樂人之善者諭死喪則殯葬急儻乏則衣食急如此之角不可悉數但指各隨其急濟之末鄧元發知郴州時淮南京東大饑凡羣虛流殍日聚必且蒸爲疫癟先相度城外空地召諭官家富至使出力爲營舍一夕之內成二千五百餘間并備器用無不貝民至如家遇疾卽治全活五萬人後爲龍圖開學十年八十五卽反而終張彥明善聞貧者不受錢或反刈之富者以錢求藥不問多寡必多與華人有詰者必速錢往不計遠近嘗晝夜赴人延請家人止之曰彼病人輒博取相候須臾平夕城中火起周迴燒盡其居獨存後子孫俱貴通濟人疾病之急者鑒此劉岑守維揚有故人子以父未葬爲請詰以所居幾何子歷歷具陳夢且留招作客使幹吏齋金子氣太爽得錢必不以親爲重不若留此而單其事先友之志孫可說與十四卽明年必發解自此接續登科者不絕十四卽名謙光次年果發解自此無虛榜濟人死喪之急者鑒此范忠宣知慶州歲大饑公請發倉廩濟郡官皆曰須奏乃可公曰入不食七日則死泰豈能及乎諸君但勿憂有罪吾當白坐卽日發倉廩之揚州興化韓樂吾家素資酒醴饌典價俱盡一日正餘米二升五合有同社友絕糧微分半以解妻曰如明日何樂吾曰吾等是明日死彼却是今日死救人之道元帝垂訓曰凡遂分離之濟人饑乏之急者鑒此救人之道人在此祐患難之中善用一言解救上資祖考下慈兒孫又曰救人與扶人都是一般手救人與譖人都是般口甯使扶人手莫開陷人口若能依此言前程永固久又雲後七歲曰危難中救人一命延年一紀救是善人又當倍之衢州范元之貧士也一日盛暑浴於江岸傍拾遺金一袋歸語其子曰世人以財爲命往往殉財以死匿之不忍明日乃携金待於岸果見一婦悲號前來詰其故言夫久繫獄旦夕將死昨鬻產謀出夫罪急遽亡此夫其休矣元之驗實而還之次年父子俱登第此以還遭救人之危者也徽商王志仁三十無子相者謂其十月必有大難王素神其言因急往蘇州糾費歸旅前中晚步見一婦投水王急取二十金呼漁舟救之問其故婦曰夫傭工度日畜豕一頭抵租昨賣之不意皆假金也夫歸筆楚且無聊生耳王倍憐之婦歸告夫夫不信偕婦至王寓西焉王已閔門寢婦叩門呼曰投水婦來謝王厲聲曰汝少婦我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婦曰吾夫亦去此王乃披衣起繼敲門牆忽傾倒卧崩已壓碎矣夫婦懼嘆

府和刑局，局內失火，犯當死。公問吏曰：「假若火起，自官當得何罪？」吏曰：「削籍。」爲民必大過，自誣伏坐，自更免死。後必大復中，詞科官至宰相，封益國公。此以已位殺人之危者也。吳獻臣與羅玘同在太學，玘僕染疫死，玘亦染疫，歸，臣爲蒼狗負之，登。卿夜十數次犯病，卒同登進士第。此以已身殺人之危者也。感應種種，累牘難盡。又有最奇者：高郵張百戶往淮安返舟湖堤上，小舟晝沉，波上有人，居舟角，背呼救。張備而急出，白金千兩呼漁舟救之。至則其子也。正德年七月，海溢，沿海居民皆漂沒，少定見一女子手扶一筈，浮沉而來，也。夫救人而適見人之得救，女及發笱見一庚帖，乃其所聘妻也。夫救人而適見人之得救，子殺人而適殺其妻，天道之報施亦巧矣哉？

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抑恩人所得，豈分諸我而有忌心人所失，何益於我，而有快心總之，自生煩惱。徒增罪孽耳。建德王本立嘗云：某爲諸生時，於嚴考後，適有分守某行縣，諸生謁見問言及考事，惟問案首姓名，補進學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越數日，分巡某綱至，亦言及考事，惟問黜退停降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諸生私訶曰：「二公發問相反如此。」吾西誌之觀二公去後，祥位何如？未幾，分守公官至戶部侍郎。子繼登第，分巡公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四
下尾集四

昔平常甚有困頓，極而死。普豈非福星淺薄，自無受享之地乎？李泌七歲能文，嘗賦詩曰：「自古有才，必有所成。」

得自揚乎？泌感悟，從此不復自苟，遂爲一代名相。

選拔之曰：「君早得美名，必有所成。」

揚言如伏火，則表揚之以成其美。黃仲昭爲吏部文選郎，以人才爲患。嘗曰：「國家需才，不如農之積粟。今王大塘激淤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所知。」故公每客至，輒延見，詢以所得，必書於冊。雖小官亦不敢忽。此過一人，即以過萬人。揚一人，即以揚萬人之法也。劉夢霖曰：「人當謂微洞陽清，是則揚也。」

安可一毫姑息？昔王賀爲御史，逐捕賊盜，多所縱捨。自謂了孫，必食厚報。後果貴盛無比。至於王莽，乃竟族滅。此何以故？蓋而縱者，不當縱而縱；則如放虎驅蛇，皆害人。不少人既受害，豈得無報？

夢張此言，的是至論。

推多取少，人生窮富天已註定。今日取多，遂爲多；今日取少，遂爲少。究竟能喫虧者，未嘗不是罰使貞處也。昔齊包與諸弟分財，異居。田盛取荒領者曰：「吾少時所理也。」奴婢取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爾不能用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身日所安也。」後諸弟屢破其產，包復賑之。張主選幼，寄養於叔，曰：「吾與汝同姓，名者其人間之。」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四
下尾集四

叔有七子，一曰叔謂達曰：「吾與汝，譬諸分爲二，遺曰不忍，兄弟止共一分，可分爲八。」彼此固猶幸矣。選年十七，諸兄人京一衙，士謂之曰：「此少年乃有福面陰德，必發高第。」及揭榜果然，推多取少，不獨兄弟，世人皆然。不獨財產，凡事皆也。受辱不怒，凡人辱我，定弗無因。但思我有可辱，何怨於彼？我固不受辱，彼自辱耳。我又何怨？昔呂文穆公初爲相，有朝士於簾內指而譏之，同列欲詰其主。名公曰：「若一知姓名，便恐不能忘。不如不如不知。」有文忠公，少時有罵之者。公若因聞，必然推多取少，不獨兄弟，世人皆然。不獨財產，凡事皆也。受辱不怒，凡人辱我，定弗無因。但思我有可辱，何怨於彼？我固不受辱，彼自辱耳。我又何怨？昔呂文穆公初爲相，有朝士於簾內指而譏之，同列欲詰其主。名公曰：「若一知姓名，便恐不能忘。不如不如不知。」有文忠公，少時有罵之者。公若因聞，必然推多取少，不獨兄弟，世人皆然。不獨財產，凡事皆也。受辱不怒，凡人辱我，定弗無因。但思我有可辱，何怨於彼？我固不受辱，彼自辱耳。我又何怨？昔呂文穆公初爲相，有朝士於簾內指而譏之，同列欲詰其主。名公曰：「若一知姓名，便恐不能忘。不如不如不知。」有文忠公，少時有罵之者。公若因聞，必然推多取少，不獨兄弟，世人皆然。不獨財產，凡事皆也。受寵若驚也。一切

話素一旦富貴至此未知所終矣多遜不念父言竟以事敗
放初爲上召聲名大振其母言曰吾勸汝勿求名今果爲人知
故謙者以愛我爲美疾佛氏以恭敬供養爲教歟三教聖人其
言如出施恩不求報梁武帝問達摩祖師曰朕一生施捨有功
也經云求報故施名不淨施若求報施名爲施者商賈之人專
可爲施是故商賈不宜求報也北魏李士謙好施節歲荒出粟
千石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即對眾焚券明年大孰人
爭償之不受明年又大荒公復施粥濟全活萬餘或曰子陰
德大矣公曰陰德猶耳鳴人無知者今子已知何爲陰德後謙
壽百歲子孫皆顯官宜與邵遠山積穀數千石歲大饑或勸之
出鬻公曰是圖利也或勸之販粥公曰是好名也乃盡發所廣
履備除道自縣至湖四十里復浚鑿河橫塘水道八十餘里又
通隄溝深入震澤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水陸又均得利後
發南歸九十餘子孫相繼登第如此二公貞篤恩不求報者究
竟我不求報報亦未嘗不得語云恩雖亂施有不與人不追悔
期而自會怨不可結恐害路之遭逢禍確論也

卷四 下尾集四
三
太上感應篇集註

道藏輯要
公子純仁嘗往江東收租麥五百斛舟載以歸道遇石曼卿自
言三喪未葬當世無可謀者竟夫悉以麥舟自之單騎抵家見
父文正公江東曾見故人否充夫曰石曼卿爲三喪未葬久
滯丹陽文正曰向不以麥舟付之充夫曰有之矣文公問而大
喜此不僅不悔且以快聖賢德器過人豈不遠乎明正德間
江西翁遠館廣歲底歸里路逢一婦哭甚哀問之答曰夫
欠官銀十三兩有客賣吾以償吾去則兒失哺必死故悲耳翁
爲惄然曰吾同舟皆江西塾師各出一兩足完汝事矣返舟皆
不應翁遂盡捐東修與之未至家百里轔盡鬻米買米翁無
人爭非之中有憐而食之者翁亦不敢飽及至家呼妻曰吾
創二日矣連炊飯婦曰無若翁曰借之隣家妻曰借已多尙候
汝歸償之翁告之捐金之故妻曰如此則吾有家常領可同飽
也遂往山中採苦菜和梗煮爛同食一飽既寢忽聞窗外有神
呼曰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此甘受飯飯而不悔者後生子
歸天下縉紳過三原者必屏呵從走謁劉大夏見公部尚書招
家時值朝廷調土兵討流寇所在據掠至華容爲兵部尚書招

大人鄉里安敢犯陳嘉章新會人嶺南有邊國學者北士必問
晉過白沙先生門石因以之爲輕重文徵明居吳四方入貢者
造之不得見必望其居遙拜而去嗚呼王劉二公功業在世宣
人皆敬之白沙猶山不過一書生耳而爲人敬慕若此豈非善
心感發自然天道祐之古云天道無親常以善人益善人行善
而然者興外諺云春第仰着以死爲時尚黃雷化說着便用
章榜貶高廣
凡此八州公厯其七人謂必死公未嘗一日病晴有一賈郎揣
知悼意求殺公爲效掉即掉爲本路蓮月其人飛騎將至去耳
公所伴二十里至夜半忽聞蓮月暴死矣此之謂天道祐之而
禍隨之
諸隨之簡之謂不求而自得也善氣所感福氣順應自然之理
即如閭官頤百甲本一庸人然能用心治入病不服煩
苦一日上不豫或厲聲一服果然於是龍虎宮禁數
月之間積金至二鍰金是福耳非不求而自得者乎
邪正不兩立臂日照冰山日固自如才皆自解所謂達也昔景
清爲人正直赴舉過酒化妝有女移奸所帶請入妓遂不至酒
去妓復來女詰曰君秀才女以告父父追疑語之爲神靈
書景清在此四字枯之曰君秀才女以告父父追疑語之爲神靈
衛之神靈隨處皆有所啟者道德所興者忠厚所契者正直所
取者陰德果任善人神臺無不衛也昔管甯自遼東歸浪
海遇暴風惟自反以一目目頭之晨起爲罪已而他船皆沒
惟南舟自若斯夜晦暗自火燒船泊邊望有火光燭之得鳥
有無居人又無大燭人皆以燭照光燭之也嘉靖壬戌年興化
縣城正忠孝也德之主保全先月也彼之家失去珠環婢怨懼
逃匿城隍廟夜間至友至城隍門曰興化城將破奈何答曰天
數也那可救吾平專欲背全二字耳一忠一孝一世德俄嗔婢
出諭曰壞係猪譏春抵其小者汝家有世德速告主人宜速避
歸殺豬果得還全家遇賊皆賊入城亦戒勿入忠孝兩家
勢甚正忠孝也德之主保全先月也彼之家失去珠環婢怨懼
逃匿城隍廟夜間至友至城隍門曰興化城將破奈何答曰天
數也那可救吾平專欲背全二字耳一忠一孝一世德俄嗔婢
所作必成人事既合人心則大意堅達人所善人凡所作爲無
危險公督兵夫隨處現寒正賓急間見白猿老人載一舟精粹
往來助力天明老人忽不見水勢遂平竟有成功像餘余永南
神廟本爲榮日當旦諸建石橋佔費四千金余立意獨任而
費本適止四千又以木在山閒被急賣歸而舉事及至彼
木價騰胡獲利數倍橋工既成中懷可冀
其本如蓋所作必成大都如此神便可冀於人之求仙純陽亦
云天涯到處人未底走渴天涯不見人就以神仙之道爲渺茫
不可冀者乎求之間見最著者如子房之忠吳猛之孝蘭期之
友愛兄弟許真君之行符施水嚴君平之以善導人趙紫臺之濟

卷四 下尾集四
三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四 下尾集四
三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南朝李五郎之不敗斗紳陳安世之不殺物命李矣子之拯
神領禽唐若山之性無忿怒累相之酷好放生皆自積功累行
以至登仙若使人入積功累行豈不人人可望登仙乎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
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此一節總結上文證明作善爲修真之
形在世長生不死名曰地仙立積也一千三百亦刻期成功之
意孫真人曰養成自性雖絕藥師可保延年若德行不充雖玉
液金丹亦自無益斯言可爲修仙一大印證者或非義而動青理而行自此至後猶
文其過大少有數百事而來此二句先統言之以下然後條分
繩晰示人儆戒夫一念有差謬已千里非義背理豈在大乎
以惡爲能惡如用才用勢之類以爲能者自負爲手段也眼前
便宜妄見爲能陳良誤曰正德己卯余北上至邵鄉正家渡同
泊數舟皆吾輩也俄聞舟人與士人殴擣至乃余家僕余博貢
家確諭遭上人去坐中同年某者新喻人怒怒罵曰咄爾何人
敢集多人上我官船行却反評我舟人嚴爾耶縛而撻之其人
叩頭哀乞乃叱去在坐者皆噴噴稱其才能某亦揚揚自爲得意
某口兄何迂哉今之爲官者才能智界耳人心天理四字

立一百善本也功行滿足超居洞天名曰天仙煉
形而奮每遇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南尹和靖尊
經筵必沐浴端拱以明日所講書置案上朝衣再拜此非不禮
悔君者平願悌得文書并跪讀之每句他諾或問父疾則臨書
泣語便哽咽郭璞出婦母三十年不易革酒朝夕更病陪新
母許母得壽一百四歲此非不暗的錄者乎推之對廳夜聞兒
呼下牕著衣立然後應且不暗的其兄女未第將書束於友至
頤首字必叩首者三是又不暗的其友次大抵暗晦二字無有
是處故可暗晦即可顯榜太上不言顯者而言晦晦亦嚴矣哉
慢其先生贊衡君親又可慢先生乎正統間祭酒李時勉忤王
振被囚閩學前太學生石大用具疏請代調銀臺銀臺憲之以
法死曰死生以義制體之有疏入蒙詔並釋此直報之危難敢
慢之刷平耶宋彭汝礪少師既天隱及官保信即迎天隱於齋
闌猶執弟子禮甚恭天隱死母猶未葬明年妻亦死公爲其妻
三喪嫁其女於同年進士宋濂此直報之沒後恐慢之生前聊
陳成鄉曰古人十年以長則兄弟之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凡
長於我者卽謂之叛其所立僚屬之於百長卒伍之於主帥僕
先生俱不可慢

道戒輯要
用不善矣余撫然不答其人後爲紹興推官惟懲刷廳肆虐百
姓竟以考察爲汚陽縣丞疽發背洞胸而死無子今其家且
狼籍不忍聞吁人哉忍作殘害不告指殺生害命而言人之所
心天理誰可置乎哉忍以作殘害者情有此不忍之念也有一
念也有忍心則無所不爲矣閑將吳某新鑄一劍甚利禱
於黎山廟曰某願以此劍手戮千人其夕夢神謂曰人不可殺
惡願苦祐汝使汝不死於他人手後果以此劍自刎夫閑將止
心天理誰可置乎哉忍以身受報所以然者惡其忍也至如微躬物命
亦當時存不忍心不宜殘害王愈忿喟生斷其舌後竟死於
舌瘡張霖忿蛙鳴沃以熱灰後忽死於湯爛周昂惡燕雞呴鳴
傷以疾蔡後生三子皆噏果含城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 製作

卷四
道戒輯要
遂凡懷意不相倚利害不相鄰皆是趙廷嗣事刺誥舍人江陵
幾江死止遺三女家甚貧乏弱力資之十餘年未嘗識女面
及三女長乃至京訪舍人舊交劉林宋白侍郎楊徵之大哭道
其所以二人鬱謝曰彼之所以爲吾儕不及也於是合迎三女至
東擇名士嫁之延嗣不以存亡易心誠可爲義僕狂者無識者
矣舉此一條庶幾出於僕之上者知所愧慕焉 言者無識者
言語虛詐之謂無識之人正當隨事曉諭豈可欺誑以無爲有
以非爲是使之迷惑初嚴經云眩惑無識疑誤蒙生死後活墮
入無間地獄彼世之誰妄者皆久成慣習復畏罪如僧人則挾
詛空而誑方士則挾丹藥而誑師巫則挾鬼神而誑醫卜則各
挾其術而誑不知作妄時已久爲鬼神同榮矣昔白岑遇異人
授醫背方療疾甚驗有醫吏欲傳其方潛行救濟與數十金岑
以假方授之以之治疾不效後岑爲虎所食遺一小囊於道上
吏過而得之內乃醫背方也此可爲醫士誑人者戒亦可爲
一切誑謗諸同學 同學之友情同兄弟而當責善心存回護若
人者戒誑謗是小人也昔郭尚書贊初作賦有
名同學李勉忌之飛布誑語後曾竟發第及再知貢舉勉方以
嘲諷充選詔下之日勉甚愧悔然則誑之而終不掩掩其長誇
亦何損于人乎三田蘇大瑋治易有名戊午鄉試夢中第十一
名偶與同鄉友言之友詆於郡訶其與考官有約及填榜十二

名果習易者，擇守，携狀，示考官，因抽一備卷，更之，既折騰，則自備卷而中式者，大璋也。由中式而改爲備卷者，詎狀之人也？然則誘人而適以自取，蓋至爲漫無根據。曰：虛妄有污穢，其進請亦何益於已乎？是詎便誣讐言，人曰：詐矯稱數世，曰：鶴合而言之，皆不誠也。此輩縱能欺人，一時久必敗露。丁謂平生無負實話，自謂人莫能測，乃世共目之爲五鬼豈非枉用機心乎？榮山曰：欲識鬼鬼道，仰今之多慮，少攻訐宗親。宗親一派，令人不信者，是陽世陰府俱惡處。僞如此，攻訐宗親，本族一脉相延，自當親厚，少有猜嫌，仰昇攻訐，薄德甚矣。且宗親不胄，辱及祖先，我攻訐之，即是攻訐我祖也。豈非大逆？范文正公有言：吾宗族甚眾，於晉雖有親疎，然自吾祖視之，均是子孫。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不如宗族。他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今日何顏入家廟乎？故其恩例俸賜，必均及族中。又於姑蘇買良田數百畝，爲義庄。於族之貧乏者，苟入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匹。乃至嫁娶喪葬，皆有賙給。其子純仁、東坡、父志、俸祿盡歸義庄。今人既不能推恩，時族如公父子，又何至肆其攻訐？自剛強不仁，此爲使氣者。言也好剛，使氣則遇侮，未之地乎？剛強，又曰堅強者死之徒也。之剛強，自情者，必害人，早已自害。卽高明之士，亦或不免，殊可戒也。

太上感應篇集註

毛星集四

道藏輯要

卷八

自用，此爲慳才任性者言也。凡人行事，用人則智，自用則愚。自用，不可況於很戾。每見高才力學之士，生平儘有見解，究竟身名俱敗，貽禍更慘者，何故？由一向執拗，自以為是，不肯從人，即有好處，貽禍更慘者，何故？善言誰來相告？以故終身失誤，至於是然。則很戾自是，非不當。此言處事者，天下事是則是，用不必爲惡，惡莫大矣。是，非不當。非則非，自有公論。以非爲是以，爲是不當。也在一人，則關繫一人之臧否，在一鄉，則關繫一鄉之利害，在天下，則關繫天下之安危。卒意妄爲，何得無罪？向此言處人者，人有正直，有邪向，正邪謂之得宜，向背，正謂之乖。每舉此爲士大夫之戒。虐下，不取功報。固屬公心爲賞罰功，亦是恆願。但自爲，亦須爲人。如虐下而取之，或罷人，或傷人性命，縱令功成，豈能享受？王安石欲開淮河，併修河堤，二百里。范子淵迎其意，自薦往廩漕。曹州死，者千百，竟無成功。後論罪流徙，咸州。夫子淵，意欲取功，乃反取罪。功其可取乎？嘉靖時，御史王珣巡按三吳，倅例復，四品俸，部中所獲，至數千人。按之，多非實。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毛星集四

卷八

卷八

古入必報，報即無力。心必懷感，若不懷感，是禽獸不如矣。三國周瑜，李信，純家養一犬，甚愛之。一日，信純飲酒，醉卧荒草中。太守出獄，見野草深茂，命縱火焚之。大口拽信純衣，搔之，不醒。旁有一溪，乃入水，濕身近信，純數步，內將草盡爲浸濕。火遇濕而止。大敗入水，病甚，遂死。信純，旁，惰，純覺而知之，痛哭，自絕以葬。太守聞而義之，名其塚曰義犬冢。而忘恩負德，視此不啻愧死耶？抑恩更有大焉者，太極翁仙公，著大儀法，餐人報答慈恩，一天地。二父母，三國王，四師長，世人憐憤，一生君親，恨子初守，柳州爲鹽司，所輕後，秉政陰遷本官署，無前歲，不意竟死於道路，想必爲報也。鹽汎公，尚不免以此受報，况他人乎？陸路所用，負載役夫，天不知者，于人，或當炎蒸，汗如雨，或值嚴冬，不知若干人，茲念小民皆人子也，或當炎蒸，汗如雨，或值嚴冬，不知

公盡釋去。曰：我不敢殺人，以取功也。任滿公陞左都御史，復子皆登進士第。王公不居下，取功竟業，陞功亦何待處？下取平生，無暇樂用。凡官長居民之上，皆當爲民捍患禦災。今乃有水旱，仍不爲請命，反急催科，不能拯援，反行嚴朴，其意亦曰吾以全功名也。嗟乎！功可取也，不諂上希旨，諂之，論哉。不諂，不可處也。此諂，授與之論哉。諂上希旨，諂之，論哉。上人意旨，不善，當凜正之。卽先意迎合漢中，始爲平原，出時諂下，舉鉤，諂諸郡皆苦風雨，皆株連無異性，猶獨無一人使者切責。自南漢六郡，其五有涪，平原同得禹無窮。卽王分疆，區界威權，不可處也。此諂，授與之論哉。諂上希旨，諂之，論哉。平原之民，不可堪。當相有死而已，所不爲也。使臣怒奏，奏敗，庶僚禁申解，附章爭罪。此不諂。上希旨，不獨臣之非，非上悅之，將以日上御便服，忽風飄一本，宛轉上前，相之則剛強，易儲，南漢禁錮，作甚切及災宗，復位，翰乃屢言二事之非，齊他都自有平頃，自無胡用。若承順上旨，諂陷良善，則平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匹，乃至嫁娶喪葬，皆有賙給。其子純仁、東坡、父志，俸祿盡歸義庄。今人既不能推恩，時族如公父子，又何至肆其攻訐？自剛強不仁，此爲使氣者。言也好剛，使氣則遇侮，未之地乎？剛強，又曰堅強者死之徒也。之剛強，自情者，必害人，早已自害。卽高明之士，亦或不免，殊可戒也。

卷八

卷八

由我作如釋氏果報之說不謬能無惕然乎噫凡臨民者烏可
不三復檢視國政之是爲擾亂益祖宗成法有司久已奉行民
斯言亦安以爲便有一番更改定有一番擾害近則爲病一時遺則
遺患數世如宋時熙甯新法其明徵大驗者已是以李文靖公
爲相惟務安静不擾同年馬光貞之曰外人以公爲無口匏公
笑曰汎於政事實無補蕩一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
報國耳今國家法制猶若凝脂苟循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
多彼炫名惡事之人幸一時之進肯念擾亂斯民耶時人以公
爲得當及非義者待有功所干示勸非義者不宜及而及之也
相體管及非義者待有功所干示勸非義者不宜及而及之也
慎之胡嘉諫曰當當則忠貞勸罰當則好窺懲今弄世雖陟擊
事不聞悉心廢止惡傳聞揭帖讒口誤舌搆弄其間道
難容奸巧易售此嘗所以多非義而潔己守正不善資緣之用
士每每屈抑也嗚呼當儻情則罰必激其何以治天下哉升
及無至幸乎唐武后僭位惑天下謀已屢興大獄興來俊臣
等附之誣引天下豪傑一切以反論朝野震恐獨徐有功據法
力爭前後所活數千百家周興等頑劣有功故出反四罪當斬
道藏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五

下尾集四

私衛及買辦自用物不打八曰三榮打禁重杖打禁從下打禁
依律非刑打南寧鄭公曾府此戒刻石於刑部入言刑官無後
誠守此戒我知殺人取財財有分定不可強求人若強求必將
其後必招也殺人取財得禍况殺人以求之乎洞庭山蔣舉
炮格備施獎其所有席捲去盜喜過望殺牲設酒宴於小館
共舟人載繼而去盜歸無計嚴冬凍餒共盤廟中此殺人取財
之報也然世之殺人取財者不必盡是劫盜如金更取財人
刑獄之中棄家取財迫人死喪之際唐醫取財乘人危急之時
其爲殺人一也揆人取位元始上帝曰一官一職各有義命
之往蹟皆應惡報領人取位義命當有不足爲難義命若無只
做一日也不可得豈可賴陷誣人而自取之禍德超見樞密曹
彬勳望隆重因誣以不軼於是彬從德超拜極密不數日趙普
力爲辦雪復名彬德超遠宦多遙見宰相趙普位望特重因
計傾之於是曹彬多遷升相既而事狀明白趙普復相多遷
擅京朱崖觀此二子凡領朱降戮服已也若既降服而又殺之
人者當自領也實非領人言降戮服已也若既降服而又殺之
禍莫大矣漢李廣屢著邊功不得封侯語王朗曰豈吾相不當
封侯耶朗曰將軍自念當有所恨否廣曰吾爲龍西守時羌賊
道藏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五

下尾集四

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殺之至今猶恨此且朗曰禍莫大於殺
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僕也後廣出征失道目爛殷士瞻曰殺降
既不可乃令之爲將者視殺降尤甚寇至殺人盈野寇退即斷
被殺者之首隱言上功又或撲掩行旅洗劫村坊充其瓶罄此
等慘毒受報不待言矣司張衡者言其罪亦與同科貪正排賢
不肖盡發其狀其罪亦與同科貪正排賢者乃或貪逐之或
排擠之則妨賢病國爲惡已大受報必慘陳後主時幸臣司馬
申好排陷人一日害荀彧者忽有惡鳥集身啄其口吻血流
被席死周世宗時陶穀亦好陷害人死後葬招母寺忽雷大
作劈開墓門震攝其屍不知所在貪正排賢之報不虛如是耶
凌孤兒孤兒寡婦人問之最不幸者有等惡人幸其無依乘
機陷害或後占田產或驅奪財物或讒派差役使孤兒
寡婦無所控訴神鬼同察必有代爲神免者矣吉水灘周傑
占其孤姪地基造櫓二間姪不敢爭惟焚香訴天宏治二年五
月十八日忽大風雷移其櫓於他處空遺舊地不差尺寸傑跪
墓上不能言者七日始曰吾已知欺孤之罪矣不二年竟惡疾
死此凌孤者方城韋以機械治生其隣周氏富一旦男子
相繼投死止餘一老嫗非十歲孫固置酒延嫗謂曰汝年已老
汝嫗喜從計固囚監至徙居之未一年寇犯唐州羣氏家口盡
劫此美產殊非善計蓋以產售我我爲爾息俟汝孫長產仍歸

殺其處無一得免寇退周棄法受賄居官棄法必因受賄賄
始復歸舊業此逼寡者矣夢知一法一律鬼神所主棄法受賄名聲算便當奪奪
荆川府推官發剉以公事往夷陵道經某鎮集有鄉神徐少卿
夢神告曰明晚魏推官過此此人前程遠大後當爲吏部宜預
結之次日果至因數留焉數日少卿復夢曰可怪魏推官此去
永受賂財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上帝已削其官爵亦不
承矣少卿訪之果然本幾魏丁憂歸遼寧卒家業凋零夫居官
奉法受賄得報因應如此爲鄉紳者每每受人私貨爲囑託
致使官府枉法徇情司報應者豈遂無法處此蕭耶台州舉人
在彈劾禮部試卷佳房考疑爲第一怒夢神告曰比台州左
牌文也頃居鄉受賄若干爲人請託致有枉法而死者今已減
折祿算卒無取也遂錄之及榜發查對原卷果左蹕也未幾彈
官死於燕山朱瑞曰棄法受賄豈惟官長凡書吏衙役亦多有
之嚴官長耳目有眼專事操之公門中人其間假虎威雖文
辭氣如弊登止一端造惡造業未有不遭天譴者不然此等怨
害孚乎則能以直爲曲以曲爲直韓魏公曰兩訟在官曲直未定
安乎平章一言其可輕忽今不免曲直顛倒非因受賄卽是徇情否則率意箊弄耳有一
於此豈宜居民士乎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三

下屋集四

正於州委之錄參錄糸舊與富民隙遂申劾富民父子共殺富
民已誣服獨若水連疑錄參語侵之若水笑曰父子皆坐重辟
尚容某然察以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言若水終不奪一日濟
詔知州告曰某以家財訪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遂釋富民父子
富民請若水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逃匿而哭知州欲以此奏
之朝廷若水辭曰某初心止圖拔究非圖爵賞且朝廷聞之如
錄參何如州嘆服太宗聞其事擢知制誥進樞密使後無病而
卒陳旣爲開封府曹時章獻太后臨朝太后族人杖殺一卒公
當論死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使惶懼欲以病死聞舊罰正
色曰彼質冤死待我而伸奈何懼罪驗不以實乎汝等勿憂吾
入望爲重當出之所調哀矜之意安在乎楊旣爲夔州推司
處心正直積累陰功有子名椿年二十四中天下都狀元州使
君聞之請旬來舍旬來舍旬來舍旬來舍

精陰德留下三箇懷乞台首取來閱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
當三錢第二箇有四十餘文折二錢第三箇有萬箇小錢使君文
得佳張不覺屈服行問之旁人答曰科第三年一考拔中所缺皆原該中式
多缺行問之旁人答曰科第三年一考拔中所缺皆原該中式
或新過自修當補此是科果中一百五名知善不爲入人
盡是不爲或者有好名心持於大而忽於小又或者有求報心

間或旬日每決獄因徇遇入輕爲重者或從死罪改爲流罪抑
或一當三錢或從流罪改爲杖罪抑或一折二錢或從杖罪改
或便投一小錢今日何男奪天下都魁皆平日行善所致也敢
舍公門而自放逸哉鳴公門好修行此語誰不知之而積德行
善者有幾如旬所有則可爲此輩勸也陳軒未第時夢至一官
舍門檻金榜題曰不遷陳軒右丞黃敏後屬官至右丞而解止
恩普守杭州有達官執一老兵送府欲杖之此兵罪不應杖遂
令晴達官折來相責乃呼入行杖不意竟死杖下至今二十年
恆以自尤違法徇情官不登顯位汝等戒之夫初念不忍既以
達官見責而移是不忍之心不勝其畏達官之心也達官向足
畏不過爲自己欲登顯位計耳就知反以此削其顯位彼承願
上司入輕爲重者不啻鑒此乎范惟初王澗祥爲巡江御史
清廉而性頗嚴刻捶楚之下有以小過而破重杖者有以輕罪
而致殞命者未幾得病倚中常有冤鬼前後呼呼僚佐往候之
無不聞者數日而死夫清以持身必不苟刻以絕人然持已清
者往往多刻入輕爲重事所必有已每見吾鄉士大夫居官甚
清介有聲及身死而其子孫衰落不振母亦犯有此病雖故居
官任性者見殺加怒人之有罪固其自取然死者不能復生目
亦當鑒此見殺加怒人之有罪固其自取然死者不能復生目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下屋集四

文上

勉於始而怠於終豈知有此心者皆爲太上之罪人乎南豐劉德山舉不第祈夢於神夢神語曰汝生平見善不爲且有虧德何望登第徵訴平生並無虧德神曰汝弟負官錢不能助令死秋下非虧德乎微又以弟不肖爲解神曰行道之人見目不忍况兄弟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即行獲爲善之報矣微覺訪於軾軾曰今年某造館歸見途中械繫者云欠青苗錢二千五百限滿無償某因以東修與之不意已蒙神契後極生三子皆顯宦憲世人終身不爲一善而自謂善人又或齋僧造寺不惜千金而同氣顛連不一引手者自罪引他引扳引也與推過比是也盍以劉豫事類觀之自罪引他嫁禍者不同不善之人自作罪惡及至事發則扳引他人不知聲惟自作終當自受若妄相扳引是業中造業矣繼述王法豈逃天誅昔夏原吉爲戶部尚書吏汚精微文書驚懼待罪公曰汝勿憂明日公入朝請罪曰臣不謬卑汚精微文書上曰易之吏得無罪夫他人之罪苟欲引歸已身被自應審方術方術如農圃醫卜之類凡引他足何等心術乎以此推之亦視方術何如耳昔朱文公患足疾有道人爲針治旋覺輕便公嘉贈以詩後道人去數日卽是寒寒乾佑在世時念雲安一邑江險有一十五處一日作法召滌神俾平之一神峩冠大袖慨然進詞曰觀師之意不過欲使舟楫不知從事舟楫者日常倍利縱有小費不足爲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四 下尾集四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四 下尾集四

萬理字銘而五世登科李子林墓字紙而一身顯宦果報昭然均可爲鑒故作跋字紙亦當與訓誦聖賢同舉嗟哉德三教在世均有主持之人爲之接引故高德厚者尙爲世間導師經云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彼何等人乃敢侵欺而凌辱之在有道德者固犯亦不較不知司過之神怒其悖逆思欲垂戒他人罪必不免成化間操江都御史某酷惡遊方術道驅逐甚嚴忽有一比丘不知何來坐大中橋說法眾如雲集御史聞之怒甚親往鞫之至則比丘端坐不動怒愈甚命左右擒之不能動遂命掌其頸頸中白光一道耀躍如明月御史方曉驕而兩股軟弱不能立矣急問語妻曰此天人道德者吾君誤以左道疑之今射飛卷毛射飛不止用弓箭如用藥槍烏鵲死矣言訖遂絕射飛卷毛粘竿扣索之類皆是鎮江錢秦翁船頭下卒殘一鷗鷺之舟尾空中有一鷗隨舟號將登岸簷中鷗頭向外大呼空中崩忽下二鷗以頸相交而死錢秦翁聞之大怒同舟兵卒各杖三十河南潘樞好罷入山見一老猿發弩射之初發爲猴所接再發中臂度不能支遂抱其子乳之復擒木葉數月盛餘乳在傍大號而死潘見之破脣折弓終身不離由此二事觀之一切禽獸皆有人性皆有眷屬或飛或走射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望母歸此言不獨爲射飛者但兼可道藏輯要

利放生者當知此無願人有失常行好事卻康節曰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所求處處田禾熟但願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臣安社稷家無逆子惱爹娘四方平靜子戈息我緣貧來也不妨古人發願如此彼獨願人有失何耶我知人未失已必先失矣李士衡與余英亦使高麗所捐貨物甚多莫恐過海船漏盡以士衡之物籍船底以己物遇日上及開船遇大風船幾沉舟人急請減故倉皇借手施去及風定檢驗則所乘皆英物士衛物在船毀人成功

原有二義一得敗一毀謂人之立功底竟無一失與人自安危人自安

危人自安

令人當其險我居其安與人同患令我得無恙也李靖靖安軍時大盜方起恐人同串令彼失便我得無恙也李靖靖安軍時大盜方起恐及靖乃薦范錫代已於是猶知不妄藉辭雖任後盜采納滅損人自益

滅損乎人自取競益誰損陳

卷四

下尾集四

太上感應篇集註

追弟長止以現在產均分後以錢賸所贍田烈知其故受錢畢竟不與弟所嫌甚訴之東岳祠願與烈告死既而祈還述其對事時烈惟持券爲證王指其心曰勿何足悲止惡此心耳烈乃仇罪付爭獄所以兄剋弟亦減祿算釋向夫祈欲減弟自益而烈劫烈欲減所自惡而受神誅暗中銷算終不忍可憐哉常州蘇按任至監司富而多吝嘗買一別墅反覆欲減價售者情急無可奈何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少贈金兒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父愕然自此少悟嘆此子所言可以醒世之誠人自益而死

以惡易好物有美惡人情愛憎因之若以低醜之物換人好者

以私廢公枉天下之是非皆爲以私廢公趙抃爲御史時與范鎮論事有隙及王安石爲相銀牘計其短於上安石恨之一日上問鎮於安后對曰問趙抃便知銀牘爲人上果問

州不知美玉又歸何人矣大抵世間好物原自流通得之巧失之必巧忘之何益

以私廢公枉天下之是非皆爲以私廢公趙抃爲御史不與廟有隙乎曰抃何敢以私廢而廢公道安石大慚王朝

爲史部尚書時次孫麟已舊監生將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

公不與廟有隙乎曰抃何敢以私廢而廢公道安石大慚王朝爲史部尚書時次孫麟已舊監生將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

日朝廷取士至公無私汝若以旣降中選則妨一寒士進步日汝已有階得住又何必爾製卷矣之此皆不以私廢公者以私廢公何無罪竊人之能美於人可遂竊爲已有乎高齡初年學道晚遭病踰所治於眞君君判曰船敗德已久鬼訟口多又舊病古銘記以爲已久本官謹其竊能沾與特列爲巧詐之首其不免矣未幾死大病能不但富人文字如窮人之謀以爲已所盡病人之功以爲已所成而師傳之譽誇以爲已之識見是皆欺心之所刻作碑文雖磨滅而當時文人憩君事被訛必矣

蔽人之謬凡人稍有所長皆謂之善益之使不得彰厥說必矣

日撲聞空中自聲曰所刻作碑文雖磨滅而當時文人憩君尊名自顯蓋早聞之許於是訪舊文乃爲立石是夜夢一人謝曰蒙君再顯吾名君亦由此證道矣夫人一文字耳死後尚欲彰之况善有甚於文字者乎萬懃潤江陰縣志一學生有才與其事偶見二節婦有其名而無實跡可考遂削之城隍廟道士夜夢二婦人泣訴云某等一生苦節死載縣志某生不訪氏行表章之反并氏名氏削去神曰此生合登黃甲旣輕節義當削其祿籍令蹭蹬諸生二婦泣拜而去生形人之斤爲妄語明年果考劣棄廩遂憤鬱而死形人之醜陋事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四

下尾集四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四

下尾集四

孫相繼而死文奇蜀人挾燒燭之術諸貴悉爲所敗富商五積貨累萬載奇之術三年掃地遂至自經奇復在劍州廬一屋燐檠火發延燒奇倉皇走避逃入林中爲鴛鴦逐出深入深谷復爲鴛鴦逼出竟死於燒燭之所舉此二怪不可推已。○

○

起宗曰子有見椎盲之門及暴富之至不肯于源往薄恣靡或自未死而產已脂滿他家或肉未寒而人已裂殊其室前人一株一寸而積之後人如泥如沙而棄之而彼不肖者又大生皆聰明人也此何以故蓋因當日逞威挾智逼弱卒能以威巨富好而耗人後爲人耗語云來得不明去得正好誰人昌肉貞西蕃此謂也此言又可爲曾積貢賄者下一針砭。○

日有親族不种父子兄弟夫婦參商者當曲爲調停使之和好貨財真要路也陝西袁公值閏賤雖父子失散流寓江南欲取妻生子適有人資一婦與銀三十兩婦至背燈而哭公詰之婦曰家中貧無難忍夫婦自盡賣故賣身以活之念平日夫妻情意一旦政事他人故不禁傷痛耳公惄然不忍犯次日送還其夫除臣們不取仍懸白金令之治生夫婦泣拜而受一日其夫至陽州遇數人奉一童賣貌甚清夫私計曰吾欲竟一閨女報袁公時未得盡先以此進之因問身體幾何曰年歲一兩童十一歲遂出十二金沽之渡江送至袁公家袁公熟視之則其子也父子相抱大恸已而大笑此全人骨肉之報也。○

孫伟郎洪少卿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四

子孫相繼而死文奇蜀人挾燒燭之術諸貴悉爲所敗富商五積貨累萬載奇之術三年掃地遂至自經奇復在劍州廬一屋燐檠火發延燒奇倉皇走避逃入林中爲鴛鴦逐出深入深谷復爲鴛鴦逼出竟死於燒燭之所舉此二怪不可推已。○

○

起宗曰子有見椎盲之門及暴富之至不肯于源往薄恣靡或自未死而產已脂滿他家或肉未寒而人已裂殊其室前人一株一寸而積之後人如泥如沙而棄之而彼不肖者又大生皆聰明人也此何以故蓋因當日逞威挾智逼弱卒能以威巨富好而耗人後爲人耗語云來得不明去得正好誰人昌肉貞西蕃此謂也此言又可爲曾積貢賄者下一針砭。○

日有親族不种父子兄弟夫婦參商者當曲爲調停使之和好貨財真要路也陝西袁公值閏賤雖父子失散流寓江南欲取妻生子適有人資一婦與銀三十兩婦至背燈而哭公詰之婦曰家中貧無難忍夫婦自盡賣故賣身以活之念平日夫妻情意一旦政事他人故不禁傷痛耳公惄然不忍犯次日送還其夫除臣們不取仍懸白金令之治生夫婦泣拜而受一日其夫至陽州遇數人奉一童賣貌甚清夫私計曰吾欲竟一閨女報袁公時未得盡先以此進之因問身體幾何曰年歲一兩童十一歲遂出十二金沽之渡江送至袁公家袁公熟視之則其子也父子相抱大恸已而大笑此全人骨肉之報也。○

孫伟郎洪少卿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四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免未踰月果中惡疾死蓋一語讚嘆卽其助也不待出力志在威府也人誰肯服又何況造物忌盈陰譖將至乎南京史良佐爲西城御史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里人不爲起乃執數輩送東城御史究治東城御史諸之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誤了目何誤曰尚書亦南京人其寧兵部時出入里中眾或走避輒使人止之曰與爾曹同鄉里我不能過里門下卓乃煩爾曹起耶民等恩意史公猶聽公遂不爲起不意逢彼怒也東城御史笑而釋之噫聞此言者應當愧死無俟陰譖之至矣人求勝恥心人皆有之誰肯甘心受辱者乃於此中求勝天道好還辱人還自辱矣昔林退齋尚書臨終子孫跪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公曰無他言只要喫虧噫從古英雄只爲能喫虧害多少事林公此言凡勢要人誠宜大書屏石常曰在此之敗人苗稼苗稼在土皆有穠神司之合家勤苦春耕夏耘始得有此苗稼官司都賴性命攸關可取之乎敗食者或阻其水利以旱之或漬其堤防以淹之或縱其牲畜以踐食之不仁甚矣泰州富安馬孫某每日更縱牛食人青苗萬食少惟官吏豪民塘泉放水所敗尤多其受報必將不止於此矣

○

○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四

破人婚姻破人未合前破人已合後皆破也梓潼帝君救劫草降其舊諺云一世破婚三世窮有惡破婚最是慘毒之行受此報也○又有自毀婚姻者何元益爲其子與趙明夫議親已定而趙女失明夫許蓼落元益毀其盟與單子文爲親次年父子俱喪趙女適士人葉惟先惟先登第三典大郡此事亦載之梓潼救劫草○或問至親齊友託我詢訪亦可專意和合誤人終身否曰若昏夜之姦宜爲掩飾惟其人不肖及其家世不誤當暱如者勸苟宮宿非義而致富謂之苟富如剝人肥已之斟酌可也苟宮宿馬伴獲財皆是也大抵百越之利鬼神所忌凶福致禍往往有之况可以之驕人耶梅溪有富翁最貪錢錢日枯陳棟塘曰此人當有奇禍既則積不散又無一善狀欲無殃得乎且往惟食客可薄近漸驕橫是遭禍也未幾爲賊所殺又掠財見聞絕滅曰正德三年州大旱名鄉失收鬻吾村賴塘水獲熟官以災荒免租明年大水各鄉淹没吾村獨高阜得收官又以渠築免且得買別鄉器皿價廉獲利二倍於是各家狃戾居越無日不揚揚樂也余曰吾村當有奇禍吾家與某家根基稍厚或止於損耗彼愈費荷李四姓恐不免未幾村大富相侵尋然則苟富而驕能免禍乎

苟免無恥免者或免死亡

也。涅槃經曰：無慚愧者，名爲畜生。人當患難之時，搖尾乞憐，莫能免。既已苟免，便當悔悟，乃反揚揚得意，略無恥心。是尙得爲人乎？昔范純仁書與司馬光論役法不合，後朝廷治司馬端，轉雜以執政日與光不合得免，或勸純仁借雜爲例，純仁曰：吾皆與君實同執論事，不合則可以爲今日解脫地，則不可。認過思非已出而可認之，過本在己而推之於人，此悖戾小人之事。若使之知，即是我徇私情，市恩也。恩欲歸已，怨使誰當此？不認恩者，門檻與王全斌伐蜀，殺降卒三千餘人，公諫不從。聽及歸上怒，必欲鞠勘公自誣，伏全斌獲免。此不推過者，嫁禍。

附錄前云白罪引他，又云認恩推過，引與推其過，顯然太上猶且深惡之。況設計陰險，嫁禍惡乎？嫁禍者，如嫁女於人，亦樂娶賣恩者，如賣物於人人，亦願買此等機械，甚深。文報必加憐矣。姚戎與王虎奉命同盤大雲倉，戎受監吏賄虛標欠折，正數虎不知也。及事將敗，戎將原受金銀托塗共外，以寄虎，虎不疑。留之後，上司將勘戎，逐虎同受賄，搜驁得金銀，托塗共外，以是護已所短，乘威迫急。志作威，又加一等，蓋動逼威凌取快。身凡子弟家，人及更胥門客，所作過惡，皆因我而起，不能勝檢。反叢成之，亦猶之也。又如富貴之家，借勢橫行，女不從，往而逼之，使從產不願售而逼之，使售以至逼索債，負倚強凌，一時與乘威，權恣行逼，薄爲惡雖同輕重，自別如鴻毛。不服而逼之，使服用不與而逼之，使與以至興一工役，刻期取完，催徵錢糧，急於星火，皆威脅也。又如富貴之家，借勢橫行，女不從，往而逼之，使從產不願售而逼之，使售以至逼索債，負倚強凌，一時與乘威，權恣行逼，薄爲惡雖同輕重，自別如鴻毛。公初爲固安縣令，邑中多宦爲梗。一日有宦官，贈公府，贈乞爲追負。公嘉之，召負，詣至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尚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少延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懼，問公復呼來，贊頌曰：吾固知汝貧，然無可如何也。返賣而妻與子持錢來，雖然吾爲汝父母，知

道藏輯要

三年知州錢延年爲請道錄宋之才，禳救戎，忽從卧榻趨出跪。真武案前，自神始未延年，從旁錄其語，俟醒示之，慙而死。

治國處學者名也。佔賈有用，期邀致行術，招引之意。陳希夷孝子清流，正上身，被榮名。必遭困抑，或子孫多不昌。所以然者，名亦福也。造物不肯以全福畀界人。豐菴齒，彼必然之數，况無出治學者？其折挫更何如乎？梓潼帝君有云：假行竊名，最壞神怒。大博名於人，而平忽於神。豈爲善計？乃今世之人，迷而不悟，甯虛名者，又不但折。

包貞陰心，問一切壞事，皆由心造。陰心常在印木加之於人，已是堪厭惡矣。況既存諸心，未有不見之行事者乎？故佛經謂修橋補路不如先平心地。心地既平，一切皆平。

挫人所長，前云：敵人之善，又云：挫人所長，挫較敵更甚。敵是虛名者，又不可不戒。

曲造就，以盡其才，反行摧折，使之志銷意喪。乎豫修以詩，著其詩大加賞嘆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來？丁謂一言，宗見其詩大加賞嘆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來？丁謂一言。

太上感應篇註集

三

下尾集四

四

太上感應篇集註

五

下尾集四

退曰：此人行不謹，文上由是不復開。謂挫人所長，如此所以死無葬地也。謂已所失，有別益知而不改，是特不改耳。未必故爲掩飾也。護則有多方掩飾之意，如人有病，亟須醫治，證疾忌醫，必爲一生之害矣。自古宗曰：凡人護短，初念或畏人議彈，或徐圖改易，眼前難辦，總得好心，上還打點不過，殆遷延不改，則認非矣。是久假不歸，始猶欺人，終且自欺。是以病入膏肓，不可救，短其可自護乎？執短不獨自己一身，凡子弟家，人及更胥門客，所作過惡，皆因我而起，不能勝檢。反叢成之，亦猶之也。又如富貴之家，借勢橫行，女不從，往而逼之，使從產不願售而逼之，使售以至逼索債，負倚強凌，一時與乘威，權恣行逼，薄爲惡雖同輕重，自別如鴻毛。不逼而逼之，使服用不與而逼之，使與以至興一工役，刻期取完，催徵錢糧，急於星火，皆威脅也。又如富貴之家，借勢橫行，女不從，往而逼之，使從產不願售而逼之，使售以至逼索債，負倚強凌，一時與乘威，權恣行逼，薄爲惡雖同輕重，自別如鴻毛。公初爲固安縣令，邑中多宦爲梗。一日有宦官，贈公府，贈乞爲追負。公嘉之，召負，詣至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尚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少延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懼，問公復呼來，贊頌曰：吾固知汝貧，然無可如何也。返賣而妻與子持錢來，雖然吾爲汝父母，知

道藏輯要

向忍使汝骨肉離離，姑寃一日歸與妻子訣別。此生不得相見，奈負者聞吉凶泣，中貴亦泣，辭不願借，爲之毀券。嗟嗟！世之乘威者，皆是也。天道好生，人命至重，彼無心致人於死者，冤枉自不爽。況乃縱一日之暴乎？宋王韶經略熙河，殺人甚多，晚報年歲，依禪門舊悔前事，一日問祖心禪師曰：昔未聞道，罪業多，今聞道矣，罪業減乎？日今有貧人負債，及富貴而債主至，肯還死乎？不免求贖，問卜以黃連安大限，若至亦肯死乎？又免，尋大轉地，以求增算。我旣畏死，彼富不畏我，旣貧生，彼富不畏我。敢問逢死語云：爲君莫語，財亡一將功成，萬骨枯爲將。念之，戰至物之於人，船殼雖異命，無兩般。但試自觀我今有病，肯還死乎？不免求贖，問卜以黃連安大限，若至亦肯死乎？又免，尋大轉地，以求增算。我旣畏死，彼富不畏我，旣貧生，彼富不畏我。人可知已。無故立表，尤非不得已，何忍剪裁至羅綺之類？尤宜珍惜。古人謂一片之衣千蠶之命，今世于綾錦綏疋，而復出侍臣贊聖德，上曰朕雖日易千衣，亦可但念當借福，以天子之貴，猶思崇福，何況士庶，自俗尚不古，士庶之家競耳。

吉客齋至有以乳哺之年便衣錦著帛者其爲吳殄尤甚恒見
閭巷中履穿衣敝之子半屬當年紈袴之兒折幅招報感應不
爽深可畏也獨不聞袁了凡內人之說乎了凡初無子後生誠
其母爲作冬被將買絮公曰緣縫輕煖家中自有何必絮母曰
絲貴絮賤吾欲以貲易賤多製絮衣贈族中寒無衣者公喜曰
誠如是此子虧矣後歸登進士不猶悔而且貴凡爲父母者爲
幼子惜福當非禮宗宰善親祀先敬賓諸大禮所在或不得已
以此思之非禮宗宰而宗宰若徒供口腹致害生靈其罪大
矣蘇東坡曰子少不喜殺生近始能斷有餽予斬蛤者卽放江
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令不活亦愈於烹煎何忍以口腹故
使眾生受無情佈苦胡處山曰世儒語不殺生則必爲曰佛教
是亦未考於聖人之訓也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
殺羊土無故不殺犬豕無故不殺則有故而殺者無幾矣孟子
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見殺聞殺不食
則不出見聞而食者亦無幾矣孰謂聖人之教全不戒殺乎今
人殺心未斷意業日增或一犧而斃數命或一犧而虜牛大夫或
生辯投擣或養魚造膾或取蠻胎或食龍肉百計烹熬難可名
狀姑無論殺業滿前昭報不爽試一深思冥念安忍殘毒至此
也至于六畜之中惟牛最苦私宰耕牛律有明禁尤宜戒除元
祐聖諭曰夫牛者上天元武之精下土太牢之氣非郊祀不敢
道藏輯要

質玩中官言宣德朝曾遇王三保下西洋護資無算上因命
部查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爲都郎申先匿其冊尚書項忠使都
吏過檢不得公語項曰三保下西洋時勢擾軍民死者萬計撫
得珍寶何益舊案雖在亦當廢之何足追究有無耶頭降位出
湖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係不久屬公矣後果爲兵部尚書
劉懋費曰玩眾生二字所該甚廣非單指百姓也百姓其一
耳破人之家取其財質出無心偶至破之惡已不小況爲之
俱抑鬱死信夫由是留二十餘年至元戊寅遭反謀幸逃結託
到縣見吏徵知其弟抑令招承然而訟吏於府見府吏嚴如其
兄復抑令招承家產既罄與妻女子息八人俱死於獄○亦有
人取我財寶而我不忍破其家者海門崔鑑以稅金五百兩付
鉛工工歎其無證而負焉鑑變產以償後王端毅公爲守廉得
其狀命訟工對曰鑑家已破若訟之是又破一家也鉛工
聞而感愧遂舉前金還之鑑修築堤防與孫桐相繼登第決水
放火以害民居長春真人曰修橋補路拯濟扶災皆大方便事
皆民居富爲上帝所容予宋陽丙所居近河歲旱芻蕘幸河決
濟以取利因誘好民次堤御官趙昌言知其事一日值秋潦
道藏輯要

一生密取彼生磨真筆，喚去其額及入場抽用已盡秃矣。慟哭欲棄卷出，假寐間覺有促之寫者，起視筆依然完好，寫畢仍秃筆也。交卷至二門，遇彼生迎問曰：「佳卷得意否？」謝曰：「但得完卷耳，其人而廢亦朝日。」喟頹生形出，不得終場。秃額生竟魁進，可見捐人器物徒自見他榮。頹化流臭，凡民有四而榮貴者獨損耳，何損於彼？見他榮，頹化流臭，出其上，得到此地，皆非偶然。或山風世培植福基，或山祖宗積德所致。見之者正當追慕，其前修豈可妄生惡願？且願之流貶能即流貶乎？徒自造孽業耳。宋盧多遜娶朱庄李符，謂趙普曰：「朱庄雖在海外而水上，不甚惡。春州雖在内地而至者無生還易。若改鼠春州，普不答。未幾，符亦坐事竄宜州，上怒未已。或以符語奏上，即日將符改竄春州，到未決，而卒願他流貶者鑒此。或曰：『此是口出惡言，不止心生惡願矣。』」人有惡心必有惡言，觸事卽發。總由心起，彼心生惡願者，但未逆逢其會耳。設使適逢其會，能不堪其毒害？如李符乎？故太上於此直從源頭起處助之。如頤人有生，願他被散願他身死，起心私之，便生咒恨等語，皆是此義。

太上感應篇集註

聖
下尾集四

道藏輯要

大富而恣橫，利鄙孫謀之，常從容勸戒。義夫惄惄罵譏之，恨之曰：「吾且伺其敗也。」後義夫以事繫獄，適識之，登第為本路漕官，竟處死。餘其家，木一載識之家，遇惡一旦破敗，無異義夫大議之。且伺其敗，一語所謂願他破敗也。後事權在手，竟如其願而行，甚矣！惡頤之不見他美色，起心私之。詣惡業中，惟色易犯敗，可發也。如此大。

見他美色，起心私之。詣惡業中，惟色易犯敗，可發也。如此大。

百惡淫為首，語思之，世間惡業無窮，何至以淫為最恭。枉念一生，諸金皆生邪緣，未產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械，心少有肚，礙生嬌心，耽情顛倒，生貪着心，羨人之有生，妒心，奪人之愛，生害殺心，廉恥喪盡，偷理俱虧，種種惡業，從此而起，種種善願，從此而消。故曰：「百惡淫為首。」夫一動淫心，未必實有其事，已積惡造罪如此。況顯微明行，罔知顧忌者耶？陰律云：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淫佚報。世有忠厚善人，而身後不昌才士文人，而終年潦倒者，其病皆由於此。今欲斷除此病，當自起念時，制斷病根。太上不言私他美色而言見美起心，意可知。已昔附仲錫生有異才，年十七隨師歸某居京，對門一女，甚美，仲錫與其師，屢賴心動，師曰：「都城隍最靈，按試往聽，或當有合。」遂聽之。是夜夢與師俱為城隍所迫，大加呵責，命查其緑位，吏檢簿，陸某下註甲戌狀元，某下無所有。曰：「陸某奏聞，先生教陽上諭削其祿籍，某抽腸剖心，悔過而歸，而館舍破缺，戶報即先生教陽。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聖
下尾集四

卷之三十一

慈死安後，仲錫終身貧賤，如神言。夫人淫心一動，神鬼森羅已無不察。卽不濟告神靈，能不爲神憑譖。吾子善乎？謝上蔡之言曰：「天道禱注，不加悔罪。」人能悔罪，則邪念日消。自愧當境，操持矣。試舉一二能持者：吾之背誦初爲奉和典史，因補盜漢一美女於馨亭，意欲戲公。公肅然曰：「處子可犯乎？」取月紙書，曹鯉不可四字，披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家，猶回後殿試對策，忽風飄一紙，隱現前有西席，不可四字。於是文思沛然，狀元及第。上華餘禁，人倍崇清家。夜深有一妾出，奔公不納。妾出一船，示之恭主人觀筆，云欲求人問子公批。其後曰：「悲驚天上神次日，卽辭館。」明年，富家設醮拜章，道士久不起。主人謂之道士，泪流滿面，至天門見放來春狀元榜，問記名否。答曰：「未見名。」只見馬前彩旗上書，徵求人問了愚驚天上神。二旬次年狀元及第果王華也。羅論延會試舟次，姑蘇夜夢范文正公東訪。自來年狀元局，羅友女羅誰不識。當公曰：「某年某樓之事，誠勸太渴以此報予。」羅因憶昔年曾拒奔女於此，搜夢，宿不安。及廷試，果然。昔此音報及其舅者，鎮江漸翁，年五十無子。訓蒙金壇，其妻鬻髮梳頭，墮水而死。女為妾，舍歸，因置酒於房，謂翁曰：「吾老不能自此女頗良，或可延嗣。翁俯首而赤，妻出，反縕其戶。翁蹶然而曰：「汝意固厚，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今不可以辱。」遂謁陳人選。其女次年去人生。文僖公十七歲發解，佐宰輔。欽王陞賢師，嘗醫活。

之事乎起宗爲諸生時讀普照輞莊誦感應篇戊午入闈病甚昏牕中竟不知何處下筆及登第薦薦赴督學親供見墨卷字端楷如常疑有神助已未下第歸發願增註此經因念好色損德尤甚於見他色美二句下備列報應以誠世人時塾師羅應居助寫後齋岳歸南昌戊辰正月夢道姓二人一老翁中立二少年左右侍老翁手持一冊左顧曰爾誦來羅斯聽愕然曰此旨公感應篇見他美色不註語也詢畢老翁曰刻中復右顧曰爾咏詩仰咏曰禽將折桂廣寒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迷眼相榜花一到湯城紅羅醒卽作書併詩寄其子及榜發公果登第八月公歸其子呈羅書惟詩中榜花二字不可解後偶閱一書有云唐時禮部放榜姓氏稀僻者號榜花乃知百姓官應之後官至憲副使此則色之一關可不慎哉我廟世人廟甘朴拙莫美多情縱有邪緣且恩陰報若謂腐言不堪入耳負他貨奉往事盡屬虛誣自病自療惟在發其源而治之可也負他貨目願他身死目下未還常思憂負勤思還之若以不還之故至願其死覘生便是豺狼來世宿逃犬馬亦默甚矣永嘉徐趣晉僧丹陽一大商千餘貫未及償而商死商家不知亦不復索後病不減一日忽語所親老尼曰我欲歸去尼曰此汝家也汝復道戒劇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悲憫心何可詭笑詭笑之根起於輕侮種頗深矣孫文懿公號是試京師縣令李昭言歲之日似君人物有幾人耶是年間遂解綬歸古人形奇貌劣者多至大貴族以外貌取人豈不謬失見他才不能稱而抑之_{前日既正排賢又曰蔽人之善又曰}抑而稱而抑之_{推人所長以與排無論已薄則猶有}而稱而抑之蓋可稱而不稱卽是相也較前二條罪似少輕而推助愈細太上之講才何其至乎大抵天生才能不能自顯於世必有爲之先者猶道而表揚之今可稱不稱不抑而抑是逆天而犯天不祥豈得無罪昔船上元性好樂借或過其才人問之屬曰方今世教衰微善人常少不美其談卽聲名不足企慕而爲善者益少女今拔十得五猶得其半以之與里中貧人也厭制甚厭厭人是刻木理於地甚好以施制人也按元都律考之人生爲巫祝皆是先世喪罪之人今又爲人行壓制之術是愈誅其罪矣然有起心而使之爲者其罪更甚於巫昔呂川之伏誅軍人發其中堂得一石函內有一銅人身被桎梏背書尚騎坐是以高驕每爲用之所制豈高驕既爲用之所制用之矣爲又及於戮苦如埋轍屢人未能害人適足以自速其禍也

這戒劇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吳

下尾集四

周易後學

樹木

之佛家亦謂樹木年久者多爲神鬼所棲不可輕伐伐之往往得禍夫伐且不可况用藥殺之乎用藥殺之者或他人之樹已不得伐而暗用藥以殺之也近有一人家因隣宅大樹一株遮碍風水乃暗用皮硝燒其根何利乎志怒不先生此復云志怒師傳忿恚志怒之罪更甚於慢也古人事師之道無犯忿凡有所教皆當虛心和氣以受之何可志怒志怒者必是薄無恆德無恆之人也抑尊師重博太上之訓人爲子弟者固然是爲師傳者亦當自盡師傳之職乃世有浮薄之士受人子弟重托而終朝怨懶情虛廢館穀或改直往爲欺蒙父兄甚者引誘徒作諸不自謙人子弟如此則具殺罪於太上更不待言矣昔鄧至爲諭師教人以誠熙情九年神宗御集英殿第進士至長子紹爲翰林學士侍立上前及成化至其弟紹綰下殿謝又聞至其二孫綰又下殿謝上顧而笑王恭公從旁贊曰此其氏族父鄧子諸謠教人所致也嗚呼爲人師者可以法矣

已父母生我劬勞辛苦長養教誨冀其成立以是恩德昊天難報可抵觸乎兄弟分形如手如足一切痛痒無不關心勤政解喻是傷父母可抵觸乎卽或父有偏私兄有侵凌只宜委曲反身自修萬一父兄執迷不返亦須和氣平心久自調治

若少有忿氣至於抵觸根本既虧鬼神必厭絕之矣昔張義每旦必告天消平生罪過一日被攝至陰司陰君示以黑白簿中罪目一一皆已勾破惟餘一眚不勾細視之乃義幼時於州處張口反顧其父又微罵數語以此不赦蓋天律不孝之罪不可通城悔故也義大懼卽曰前是爲僧入山修道臨潼殷貴兄廣富貴素欺兄嘉靖初死三日復生仰銅轎叩頭曰弟今後再不敢欺兄矣吾許問故貴曰貴始悔革被卒拽赴城隍席下殿上席聲曰汝何得欺兄罪杖百鬼拽貴下將行杖貴懼躍大呼曰貴愚蒙自今改過卽聞殿上曰汝果能改姑免杖放還見鄭僕一家皆被拷掠痛聲不忍聞因一跃而寤庭間鄭僕家皆疫死矣此可爲抵觸者戒按抵觸三字凡語言詞氣與之間微有不順卽謂之抵觸但比之暗侮則加甚耳 強取強求分所不當得海必欲得之故謂之強以人伏我曰取以我于人曰求四用張御史語所說林總會曰予昔按雲南時夜獨坐有朱衣人現前曰某爲公守護神待公久矣予曰金何在神指座下視之果有白金千兩因語神曰御史豈得携此神曰願得償賄帖送至公家子告焚之神遂應此復命同年某託鵝一官強納二百余金歸而疫禱前事復全僅存八百余金問其故曰某同年金是也悚然愧謝詔取者鑒此臨安沈一性最貪酒於錢塘門外一日將二噃有買公子五人來飲沉意爲五道藏真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星 下尾集四

道神也叩求曰得遇尊神一生遭際願求小富貴客笑曰不難令一卒負一囊挾洗漱拜受投其中皆酒器也急攜入城又慮有聲爲人詰問悉隔簷庭歸家喜謂妻曰我得橫財矣妻聞視驚曰此似吾家物因歲餘驗之皆烏有矣沈大慄強求者鑒此大抵世間一切得失皆有定數數不當得卽以父之財予亦不得而有之况可強之她入耶嘉興一賈人積銀數百兩貯破囊以金釵二股置上埋地中出商於外不料其子寢見築發之視囊中惟清水一泓耳以手探之無物封蓋如故父歸憂憤問妻曰吾築金誰曾發耶吾所置金數在好處好處以謊計詐取上今在不何也後了言其事因共嘆息好處好處以謊以勢力使六陰钩之及至則又曰我實不欲也其人無奈只得減價以財及成契則又曰我實不便期以某日來取及取時或以色銀或以米穀麥而與之原數併不得全平生所爲類如此後累長予以人命鉛獄破產而死次子流落乞丐死於他方嗣竟絕此好處之報也林達爲人姦惡里有野地一區風水甚吉達思國之乃爲立文表稱其父未時墮與某不能辨曉恨而已達遂

遷其父葬之是夕卽夢父語曰福地在心不在墳塋安有奪之地而子孫得享福利者乎今絕祀矣未幾達死其子亦死此好奪之根也○按侵奪不逞者爲虧掠如乘客人被消擗取正田地凡一切貨物皆是劫掠至若貨物皆因人家失火剽竊取費財或因賊寇經過乘釁劫掠又其甚者如爲官呂春剝百姓益用公帑爲東科姦民財偷取虧減皆虧掠也以此至富焉得受害巧詐求遷徙轉也士君子既在仕版便當忠直存心今求利競落地已定卽營營終身何加毫末徒爲鬼神訶責耳西谿並寬在京邸同某行人過之告以將選湖虧舊曾門籍覲見曰湖虧非遠差況尊翁在堂便恐不得與選吾姑避之則揚子山當行竟止之不聽遂稱病註門籍繼一二日吏部卽開選行人對不可卽出揚竟應選得吏科給事中行人仍得前差徒自恨而已噫一以巧詐求之一以不巧詐前云賞及得之世間凡事以此者極多豈獨官職賞罰不公平非義刑也無寧是賞罰俱不當也此云不平者謂均之一賞而多寡任意均之一罰而輕重徇私爲不平也賞罰既不平人心必不服積怨招禍率由乎此故逃亡國語謂民勞則思善逸則思淫太上又以此爲戒逃亡過節是不欲人逸也孟子謂人生於道藏真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巽 文名 6
下尾集四

憂患死於安樂是不欲人樂也况逸樂可過節乎過節亦非必窮奢淫佚凡志氣昏惰貪戀妄享以至服食日用不遵常度皆謂之過節逸樂過節不促算則招殃必然之理也范文正公嘗言吾每夜就寢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若相稱則倒睡無寐苟不然則終夜不能安枕人能存心破悵如此又皇有逸樂時耶南蘭黃舍伸曰人無壽夭祿盡則死是以一生用盡則明日無有一文若日用一百則可至十日日用五十又可至二十日凡人嗜福當作是觀詩虞其下居官而酷責吏民處家而過撻婢僕皆肯虐也○居官法戒前已略見矣請得專言處家之義洪州司馬王簡易得腹疾中有塊隨氣上下降絕復甦謂其妻曰吾舊使小奴朝因約束太嚴遂至號適至陰司被小奴持訴不可解今腹中物正彼作祟吾不久矣妻曰小奴安敢如此日陽間有背墮陰間則一般也未幾果卒喚呼號謂僕僕下陰遂可任吾持虛乎卽主僕之分宜有貴賤念彼父母深憐痛惜豈不相同一旦勢不得已沒身歸我割肉割皮下軀絕復甦謂其妻曰吾舊使小奴朝因約束太嚴遂至號適至陰司被小奴持訴不可解今腹中物正彼作祟吾不久矣妻之兒女供人打罵我忍乎第我力盡我忍乎一旦有疾幽卒離別室我忍乎我不能忍便知他人父母亦復如是以苛虐之事仁者不爲也昔楊誠齋夫人年七十條每冬月黎明躬

詣厨下作粥一釜遍給奴婢方令服役其子東山請曰天寒何
 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清晨寒冷須使暖中有火氣乃
 堪役使耳古人愛恤下人如此真可爲法戶部尚書馬森父年
 四十正生一子甫五歲夫妻寢之婢抱出門失手跌傷左額
 死母斧見之呼婢奔避自抱死兒入太夫人懷慟絕掩倒封
 爷者數四索婢號之無有婢歸母家日夜視入頤公早生貴子
 次年遂生森左額宛然赤痕也夫奴僕犯罪之大者豈如死其
 事尚可恕又何事不可謂乎袁氏世範曰奴僕下人天資
 多暗作弊多乖又性好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訛不是
 自以為是又性多反詮於抵對不識尊卑所以主人使令動輒
 痛怒其言愈錯於是筆楚加之或失手至於不測者有矣凡爲
 家長於使令之間有不如意當云天資愚蠢宜寬處之多教誨
 育慎怒主人胸中亦覺安樂卽或犯事前懲治亦不可親自鞭
 打惟徐徐責問令他人執而行之既已懲治呼喚使令顏色便
 常如常庶無他事於婦人秉性彌慢不識道理其責備下人
 尤非丈夫比須是平日常以待奴僕之理喻之不可縱之朴打
 家中子弟亦不許擅打奴僕有事當令之家長婢僕旣欲令還致自經
 出力辦事不可不察其飢寒宿夜去處亦當留意冬時風寒夏
 日蚊暑亦須爲他事之用心也噫嘻於此恐嚇於他恐嚇於二
 此論爲家長者皆當手書一通置之座右也

太上感應篇集註



折今有越井岡艾少許相贈若遇贊疣一灼卽愈其後遇一
 菖蒲垂於耳依法愈之由是知名廷之者眾遂富或曰老嫗卽
 始也山此觀之見人事訟不當解釋耶永福縣薛敬工刀筆每
 代人寫詞狀翻亂是非山是稍有中人產一日請道士鄭法
 設醮法林伏壇下良久起言表尾批云家付火司人付水司不
 知何故迨角月室中無故失火家財燒盡搬挾巧筆欲過江湖不
 11中流挽折擣身墮江而死則闕合爭訟獲罪不小安可不戒
 在於訟息止爭尤是當官第一事有民杖之任者更宜留心也
 鄭法曰今人詞訟到官多是生事造謠一人訴詞必牽引多人
 以爲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揚耗其錢財耳則反坐之律可不
 嚴乎嚴反坐之法則虛妄者知曉而訟自稀矣然又有法焉訟
 期宜少宜緩恭人有一時忿激便欲搜詞窺目稍久怒解事定
 必有和勸而不復來者玄遜明嘗胡嘉捷曰君子原無黨小人
 此亦息訟之一義也玄遜明嘗以快其私必借口
 明黨一網打盡然得志未幾而天災人害未有不應至者如曹
 飯王甫已事司空也按此則逐爲屏逐之逐。劉夢襄曰逐隨
 逐也朋者五倫之一黨欲何爲不過借眾以凌寡弱惡以欺善
 利虛則疎勢盡則散一或妄逐未有不降坑落阱者上而士大夫
 下而後生小子皆沾痛或也此句緊接闕合爭訟句明是小
 人分門後戶互相攻排斥作妍逐之逐者非也所謂長公說爲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下尾集四

是遇人急難不行安慰故俱其勢助其憂恐一是因和修憲
 重張聲勢使之怕我竟遂所欲皆是恐嚇與乘威迫脅者不同
 夫人有怖畏尙爲曲爲寬解乃反以危言恐嚇或致非命則勞
 自我作能無報乎李舜卿以佃戶張三欠租必欲令還致自經
 死孫李明以女使與小奴作過必欲根究致投水死雖其自殺
 裏我殺之爲其恐嚇使然也太上業報因緣經載此二事以爲
 犬急天尤人聞浮世界羣號缺陷人安得每事悔心其不稱心
 者必因積累薄而受享亦薄也於天何與於人何
 尤州門陽大同素侈費產盡貧苦無聊每怨天不公恨親
 不賴一日遇一少年云有一好處但隨我去不患不富貴遂隨
 至一所少年忽不見欲出無路忽聞數人大呼捉賊嚴擊到官
 乃是半夜入一巨室不能分理遂死然則天可怨人可尤乎
 許風雨疾風暴雨皆有神主之禮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雖
 有風雨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蓋畏天之怒也今無知之民雨
 多則怨澆晴多則怨旱風烈則怨暴不想陰陽愆數則怨
 俱各方造孽所致乃敢呵罵之能無愈增罪逆乎
 見人爭訟善言勸解使兩得安樂功德不小豈可三言兩舌面
 是肯非顯合成乎崔燉於開元寺見一乞食老嫗足蹠覆人酒
 發被店主毆擊燉解曰酒直幾錢曰直一貫掉脫衣代償老
 嫩不諭而去異日遇諸途乃曰蒙君解難吾不敢忘吾善治貧
 常流光易失今日雖存明日難保萬一蹉跎生死永隔卽欲調

誨胡可得耶况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其諄諄教訓無非望我成立卽使鞭扑幼加終是愛我念我今乃耳行已意有言不從或浮沈順之陽受陰拒此等不孝之罪真為天地所不容矣皆爲公卿費宏爲翰林時與關中某同年對奕爭勝戲批其頰某不慎立公悔日往請罪終不出貴封翁聞之大怒乃封號一榜板送至京即令公自扑公持父書及竹板登其堂自扑三次某始出抱頭而哭公許問故某曰公尙有父督責我求督責我者不可得也於是大慟自此相好如初嘵不違父訓如貴公者誠人情所難而關中某公職語所忘故天地間新故相推人物皆然小亦令人悚惕之至矣得忘故者多矣鑒此可發深省

有新故新舊終成故者皆曾新可遠忘耶天順中都指揮馬良最為上愛妻亡上每慰問適數日不出上怪之左右以新娶對上怒曰這斷夫婦之道尙薄豈能事我耶杖而疎之今人於妻妾間得新忘故者多矣鑒此可發深省

心口皆是純善之人也卽心口皆非人猶得而防之惟言稱堯舜心同築糾口誓山海恨深以越者最難測度以此而誰庸愚陷同列何所不至世間大姦正在此革死而抽腸拔舌又何說之辭昔庚道季久病設醮祈神保命真君判曰庚道季平生為人心口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罪過已定死在旦夕俟神求免得乎數日果卒

食言於財欺罔其上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四 下尾集四

文名

索取無厭曰含昏昧無耻曰盲人臣持已以廉事上以忠乃大節也今以貪財之故至於欺罔上人大節安在縱令一時富貴子孫其能久享乎紹興某布政巧於含錢及敗官歸買田十萬畝富甲一郡止一子一孫淫賭無節皆夭死布政復染癱瘓不數年間家貧已盡矣將死時忽瞪目口吟曰我官至布政不小于十萬不少我手中置我手中了不曉吟畢遂卒歸安仰悲精於琪與六合升林克正延之入閣爲其姻某氏葬父得一地甚佳方點穴間雨驟至遂下山是夜思忠夢一老人告曰此地切勿與某此人爲考官賣三舉子當有陰禍若葬此地非天意矣思忠明日詣之果如夢中所云遂託故辭歸避二三年間其鄉人則某氏與勢家爭地致死人聞爲其姻某氏葬父得一命官司牽緝至今未葬家業亦凋落矣造作惡言誣殺平人縱有過亦當曲爲掩護若本是平白無辜之人而乃編造流言捏作職事亦讒毀之皆得不反招惡報乎陳良謨曰余昔祭楚藩王衣却又剪動裙不自安遂自縊死後撫院林公會議賢否謂余曰白教諭教諭教諭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然乃述所聞以告公沉吟問余曰未審前言得之何人請更訪之公幡然悟曰是矣卽告筆抹去考證白丙祖附阿子助教余傳官陽泉見林公於莆田公指隨家口此吳姓者向爲公安訓導要有教諭者是也後陞萍鄉教諭亦爲同僚請歸過都陽湖舟幾覆僅以身免今日無聊矣吁昔段人稱直此所謂直者後抑謂直也若段者汙人之名快已之怒薄德已極而猶託言直消以竦人聽豈不可恨程伊川先生曰君子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今之奸譖議人者每不長取短以爲快樂存心正直之人固如是乎顏尼狀曰有一等人見人爲善不毀曰廢儒則毀曰是齋公一流不則又毀曰姑息柔軟養成人惡又有一等人以已度人見人爲善不毀曰鈞晦沽名則毀曰希求福報甚或毀之曰假公濟私種種惡語加人知不免矣犯此病者盍自省之鬼神稱正聖人教人敬鬼神而已大悖聖人之教矣尚得謂之正乎其爲鬼神譴責斷無辭已鎮江定波門于某幼子痘已子積甚寫一狀詞欲向城隍廟告痘神其妻奪向寵不戀之是夜夢城隍責曰汝家寵神申汝有狀告痘神汝小民無識姑活憲之薦送楊知縣責十五板明道藏輯要

卷四 下尾集四

文名

太上感應篇集註

日丹徒令楊蜀亭從定波門出于門首弔廢破官余卽時擒出當街青十五板病月餘始愈額上高天佑搭廢破官余卽時擒歸嗚山守源禪師有道行齊往渴之師曰三位皆當中惟高君不能久以途中用榜嚴斥執故除名耳高榜然始悟經在匣中以匣作枕不知詩出也比榜放果如所有高後以明辨官至州守大勢濟經典受罰如此彼罵神之罪又當何如乎順效逆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順也少凌長小加順效之逆則宜棄絕之今反棄順而效逆豈非速禍之道乎南極出星真君曰天道福善而禍淫神明賞順而罰逆人能刻意修善恭已順天則我命在我不爲可殺所謂順也少凌長小加侮神明反仁慈病忠孝明則刑網隨之幽則鬼神誅之及將死而言善求悔亦可得悲哉

背親向疏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背親向疏其母聞扣門聲喜甚披衾倒屣出戶顧一見戚然曰託家其婦力養飢寒今世背親向疏者又不止一端如瞞背父母私託家視父母之親如泛常而苟妻孥則甚厚兄弟鄉鄰必較

而處朋友外人獨據輒近情甚或本族貧寒不相顧而冒認能宗親炎廟勢如此之頹弱可勝數所願世人從此風靡也。指天地以證鄙懷鄙懷誠之懷也。皇天后土覆載高厚人卽小作證明明赫赫豈能任吾喪濟乎徒得罪於天無所禱。日李景遜母鄭氏蘆教諸子一日曉得錢一袋復掩之卽焦香祝天日天地憫我母子孤苦特賜此錢然妾心惟願諸子成名錢并所願也後景遜果登第官至少保可見人有一念之善天地有司作證特所指歸莫則大不可耳可弗慎歟。引神明而鑑猥鄙陋贊呼神明鑑察是以不敢訴之官府質之朋類者反敢訴之神明矣豈不悖乎。楊起元屢試春官不第每曰得非吾念頭有差乎乃俱文昌帝君像且夕虔請曰自如志富貴不志道德爲身家不爲生民上負吾君下負吾親神明鑑之三年登第唯敬信神明有威必應如此知敬信之獲福則知喪瀆之必喪罪矣蓮池大師曰神明固不可棄而亦不可謂如祈求願心切勿告許幸後性平之類此名惡廟有業無功縱得遂心終有苦報乃至造像造塔祀佛供器只宜隨便救助不可有心求福蓋大悲平等是佛正直無私是神皇有因循降福之理皆以聖言惟在忠君孝親撫貧愛老救災恤苦成殺放生種陰陽種種方便隨分所能力行不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四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四

文名上

急耳山言之神明尚不肯諭之以求施與後每周惠化好施偏況可引之以鑑猥事耶戒之戒之。施與後每周惠化好施百三本貧者而生一穀一日見一道士詣鋪家乞一文錢鋪家不與百三乃自探腰間一錢授之是夜夢道人爲之去財及覺終果裕史秉直築室得金嘆曰財者人之命也既蒙天賜豈宜獨享盡散之貧者一家數口俱登高處望翟嗣與樂善好施凡販者必多償其直曰彼胼手胝足止求升斗自活吾何忍與之相較後享年八十財無病而終當知施與一事立功最速然必樂善不倦方有進步卽或財力不逮亦須常存此心可後悔乎未與而悔之則不果施既與而悔之則不樂施雖有悔不同皆是善念轉成惡。假借不還范益謙座右戒曰凡借人物不可損金均可惜也。假借不還蓋借人之物非不得已也旣不愧於心至借貸錢財尤宜清白豈可久而乾沒令世多有欠錢不肯還者不思財非吾財卽借之亦終去銀旣無有借又仍在佛家舊云未了宿債死後當償其爲坐馬牛大生償其負者裨

中往往裁之裁不具述也。朱駿曰世人通則於我本是好為孝基爲某富翁培翁止一子甚不肖遂出翁死送盡以家財付吉訖不見夫承受之財尙恩還人况原繫假借者乎。分外者自力復召問曰能管庫乎曰管固已幸故望管庫久而視其謹惄無復故態乃盡舉家財退之後孝基有女遊嵩山見孝基儀滿如王者詢其自答曰上帝嘉我還則一事命主此山言訖不見夫承受之財尙恩還人况原繫假借者乎。求太乙真人曰予有經六字人常受持一字經曰忍二字贊曰方使三字經曰依本分人之所以不肯依本分者只謂咎求可恃耳豈知人生世間富貴貧賤一定不移陰註陽受皆宿業也可分外求乎。平縣令裴璞系稱正面卒於官其友韋元方客艤舟道遇漢昭馬來騎從數十騎問之曰吾職西川掠糧使專司也聞財物之盜輸大也問農勤求穀商勤求財士勤求祿只得本分所有不增本分所無不勤則併其本分失之矣故凡一攸一蹶以至財貨少過其數吾皆得掠之此言譽求得之事亦以省祭赴選北遷見得太原府倉官華以候選無缺且東裝者歸忽如天暴死華乃語其甥曰姑父一生辛勤已矣顧文憑現在益使我言爲之得貴均分何如夢從之華遂赴任在滿共得

卷四

七百餘金乃與甥中分之華自喜得計復入京投文聽選及括築則拾補其姐夫之缺勢不可復往矣涕泣而歸夫使邦華能安分待時則太原倉官依然自在且可獨專其利而將來遷轉又未可知今以一好巧自失之豈非越分督求爲神所掠乎可爲制力上施設威勢厚之力以臨人旣已爲人所畏矣又從而戒已則拾補其姐夫之缺勢不可復往矣涕泣而歸夫使邦華能外合滅德喪心太上固已垂戒於前矣至於夫婦之道人生所不能廢者尤有節度不當過縱董江都曰天地之氣不致盛滿長吏之方施設百剗以豪貴之力施設貧賤是也淫慾過度邪或曰不恤其力而舉吏過追卽力上設施也。淫慾過度邪不能廢者尤有節度不當過縱董江都曰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愛氣而謹避於房道書曰人身慾念不興則精氣散於三焦榮華百脈及慾想一起慾火熾然翕撮三焦神流溢逆從命門輪迴而出可懼哉又按陽生之說二至之月宜戒大寒大暑宜戒日月薄宜戒大風大霧迅雷暴雨宜戒火木命日庚申日甲子日丙丁日四立二分日二社日強望晦朔日又每月十五日二十八日正月初三日十四日十六日二月初二日三月初九日四月初八日五月三個五日六廿七日名爲九霧日十月初十日十一月廿五日十二月初七日二十日俱宜戒凡此皆所謂度也彼淫慾過者亦自求速死耳甯謂一死之後遂無真謂哉。心毒貌慈

心懷狠毒外節慈和此眞人類之豺虎也內之豪傑也死入地獄必當永陷三途昔李義府貌極柔恭每與人言嬉怡微笑然陰賊無比人號之爲笑中刀後竟竄於萬禁元殿對容滿面春風雖所怕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笑而夜又後亦不得其死○按此則更甚於包時陰心者皆稱之爲奸也人所不欲強以僥幸是等入於大殺人既嗔之神亦惡之矣宋在水虧缺未爲業紹興乙卯開米價朔貢永清於中路聞之乃取稻田水潤米不知其田已下糲矣少頃黑雲忽起震雷大作永清知罪虔必不免因探腰袋錢一貫授與同行屬令歸遺其母作是語已天忽開霽大誤那碗水潤米遂至左道惑眾不正天怒若非一念孝心豈不早斃雷斧之下乎耶

左道惑眾之道

謂之左道三教聖人道雖不同上者使人明心見性其次使人遷善遠惡未有好爲詭異以惑人者凡惑人者皆左道也蓋人心多愚最易惑以禍福一爲所惑因而生益生姦甚則聚黨作亂及其事敗身首異處從無一人得免者迨無具論楊州近事可察也使盜門外黃金廟一鄉愚鷙冀淮閩忽有數人誘之曰汝終歲常出殊勞苦耳吾有一術可致富貴汝肯從乎應曰唯散殿立爐焉○沃起慨曰近日奸徒衆眾借名說法漁色賺財固該萬禱而爲其所惑者號其家之婦女源源入楚觀寺院以致宜淫露體傷風敗化惡得盡無罪哉主風教者荷造不可以數計皆愚終日默坐不飲食有所福卜筮而已一切殊化人願免災咎皆事輸如是月餘官長無不知有活告薛矣太守金公往接之擒出一狗便伏立號數人於杖下餘孽悉

小升自此至採取姦利皆言小人貪利之事度者分寸丈尺之魏名先王立此以量長短所以平人心之不平也今以短尺者量出勢必以長廣者量入不公平甚至於秤升以須公平蓋細民日用爲急卽一文之錢得之在難故與人貿易秤不可輕升不可小輕出旣不可小出旣不可則大入亦不可否則有太上之禁失自心之平雷火之誅不虛辭而至矣則才美爲子娶婦見其能令理家政付以斗斛秤尺各等論以多入少出之法婦不悅求去曰翁所爲有逆天道妾他日生子定不肖被家人謂是妾所生恐破玷累才美悟乃曰汝言及今改之未晚也婦問用此幾年矣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如必欲婦當反用二十年少入多出以酬前日欺瞞之數才美計詔後生二子皆登第江山縣大郎富而不仁所用斗斛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一

下尾集四

種尺大才不一忽有道人過門或曰汝宜用心平等是可如是
今若有人來取斗秤等物家必有災是夕即夢二青衣來取夢中付與既覺急尋之已失矣因憶道人之言謂災皆火也卽盡財室中之藏於山上質庫方稍定庵地忽迸裂洪水湧出屋宇爲深澗至今呼爲祝家潭
以僞爲眞僞者假也以假物作眞水之類此等事號稱固始捐德亦多德既受損則災禍至矣亦復何利至於使用假銀尤爲誤人正德間偷鋗鑄以鑽鉛假銀一兩八錢買四羊賣羊者乃一婦人不識也夫歸誠之怨罵其妻忿殺死夫痛其妻亦殺焉不數日朝破逃雷擊死湖濱四羊亦死盡其屍上此非假銀誤人之報乎又世間最可恨者貨賣假藥誤人更甚張安國知撫州日出榜戒曰陶隱君孫真人千金方濟勿利生多積陰德名在列仙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心救人獲福甚眾曾見貨賣假藥積利起家自謂得計不知冥冥之中暗減其祿或身多橫禍天火雷震子孫非理破漏益緣財藥之人疾病急切將錢告賈只望一服見效却被假藥誤暱反致損傷尋常殺一飛走猶有因果人命最重採取姦利謀利無辜被害其痛何窮嗟此眞所謂仁人之言也採取姦利謀利何以治生不能無取但取當以正可採取姦利乎姦利如殺鹽私持以及一切艱船頭桶木箱挑米過村之類諺云越姦越巧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一
下尾集四

越貧窮姦巧原來天不容富貴若從姦巧得世間駭漢娶西風今採取姦利而自謂久長此必不得之歎也孫南金以娶結官吏致富脫牛轡多貪求凡人所不敢爲者無不爲之人所不敢取者無不取之忽有惡疾飲食不進枯瘠如豺及死乃作贓鳴云○蘆陵歲旱龍昌裔有米糶糴因天雨其價稍減昌裔爲文請於神廟廟更所一月不雨焚籠還家憩道旁一亭俄有烈雲自廟後出燒之雷雨大至昌裔死亭中人視之於壁中得唐紙則詩廟之文也今之富家閒置坐待高僧者蓋鑒此月娘爲良爲貞以勢力強制之使爲奴婢是塵良爲貪也至晝良爲娼令女配吾李子於是二女皆歸許氏以此陰德上帝賜旌十瓊任太守以壽考終彼反此而延哀爲嘆者豈不承受惡報乎譏之愚人則尤爲可憐卽愚人不能報冥冥之中豈無有辨其恩之愚人則尤爲可憐卽愚人不能報冥冥之中豈無有辨其恩

有一人愚癡乃使之赴水取舟其人脫衣下水出沒湍流僅而獲濟復撐舟來渡二人二人緣登舟愚者忽腹痛欲泄急跳岸上二人竟擣舟去曰日已晚不及候汝矣能而水食猶以急舟橫抵岸一觸舟覆俱溺死而愚者在岸無恙會契無疾以取物曰夢言人之貪如口之食物無有窮極也老子曰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夫人心之欲有眼量知足難貧賤亦樂不知足雖富貴亦憂昔胡九韶家甚貧課兒力耕種給衣食猶每日謝天清福妻笑曰一日三食菜粥何名清福九韶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不至俱寒又幸病無病入獄無因人非清高而何此真知足者也又有不知足者南守備劉鄧鎮陝西歸賚積無比復於私第建真君祠日誦爐方士知鄧有玉鑑環佩值百鉛給令獻神祐遂併丹鼎竊去有人夜題其門曰堆金積玉也愛緣那懶惰而死咒曰求白丹金駕未成她白璧黃君原也愛緣那懶惰而死咒曰求白咒者舊於神也求直者求神速報也此不待人廟投詞凡忿爭之時呼天叫地者皆是大事理本有曲直如直則日久自明何須急於表暴如曲則自反有愧安敢對神一為咒真忘命永拔冤孽章有云四方八面受人咒詛一切凶惡之鬼皆得乘間同隙行其禍害若非天神降解未易斷除則咒其可為乎世間利害小人明知所作非理猶欲苦神以寒其誘不思神明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四

下尾集四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或喜粉更臨事之際一是求其必合豈復爭執婦人賦性偏慢其於前姑嬪婢之間大半輕恩易怨又有婢妾居事者從中挑逗是非以為快樂是以君恨往往不解此在為次大者嚴禁婢妾不得傳遞語言同和之人往來行走須令鬼燈揚聲使人聞之恐過譖議我彼此嫌其妻妾有百難或中病亦不可聽如此印後忿爭從何而起生此處家至要之論也○洪武中有告鄭氏交逆胡惟庸者吏捕之泥請行口弟在其忍使兄罪刑律據口吾家長當在罪弟無與焉二人爭下獄上聞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為非耶宥而擢用之今之骨肉忿爭者總只為自己不肯收歸耳觀鄭氏爭獄一事天下又有何中當忿爭者乎男不忠者誠實之謂良者方正之子為貞既為男子而奸依不忠陰辟不良母不貞此七尺豪傑朱元璋曰古來忠良者多矣不能盡述唯取近今一二人以為勸端方正直幾微不苟自始冠李老未嘗一日釋冠對五經四書必熟答整處教人以誠素奉佛成殺好施每出必攜錢百文路贈乞丐未嘗以乞丐呼之呼曰貧民色甚恭其誠格類如此先生忠生有名善字同菴號重陽林丙子應鄉試其株卷忽從眾卷中徐徐自出房師張公調袖異之拔冠本房人皆以為先生忠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四

下尾集四

良之報乙酉揚州城破同巷先擒家避兵崑陵忽土人錢克來訪詢之則曰予二年前夢見天榜免難江都將善居第一後同輩以毒考終當塗揚墮見布周持已以正不謫隨人丙戌歲癸卯其鄉廣德府父姪既不忍去因匿妻妾與子於林中以身守龍兵見璜趨執之崩急投水兵捨去其子甫十歲自林間見父溺亦號哭奔潰父子攜手而死妻陸氏號悼絕紀撫妾泣曰汝有遺腹子吾死誰為吾夫撫者遂不死自此每晨哭夫舉輒禮佛新祖生男及歲暮妻乃生女陸氏泣曰已矣無可復望矣族人咸欲分其產長不忍訴至小祥屆期親族集焉妾偶抱女卧忽呱呱哭不入私房有所遺則納於姑歸其私處已易女為男矣大驚異急呼親族共視親族撫不愕然因其聞於知縣張公張公使人驗之果然一時傳播以為異事此豈非忠女不柔順婦人者伏於人者也若不柔順或至悍妒財產分與負者明則為高義幽則為陰德豈不勝於速年結訟虛費家費乎負者亦宜自思彼實窮眾成家亦辛苦勞頓以至財益豈可盡分況實彼私則吾等佔之甯不自愧苟能知此必無爭訟之費至人之性情或榮或剛或謹守或豪縱或喜安靜

其言凡事令之尊制。至於女子未嫁者，又在父母朝夕教誨切勿順其喜怒之性。今日在家事父母，卽異日事舅姑，丈夫之法。如婢卽異日嫁婢，妾之法少有過差，便當委曲開導，萬勿姑息。容忍久之，則伏純不和其室，人之有妻，便成家室夫妻，和好家業，若自然矣。不和其室，道未有不興亡者也。有恩人或寵妾而侮妻，或迷戀聲妓不受妻勸，忿罵嗔責，無所不至，乖戾之所以然。已顏撲漢曰：人生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他人。彼離親別愛所倚誰？我則薄情兒，情姫侍，因念結髮自揣於心，忍乎？想乎？卽或婦有不是處，當念彼未諳書明理，唯委曲勸諭。汝之聽從，何得遂生嗔怨，且世人遇強悍之婦，則受其欺凌，遇朴之婦，則加以凌虐。欺善怕惡，此豈丈夫所宜有也？吾願世人有犯此者，當為戒之。○劉廷式登第，其所聘女已雙瞽矣，女家力辭。劉曰：失明於定婚之後，義不可棄。若此女某不要，請何所歸？爰擇吉成禮。夫婦相敬，如賓生二字，皆成進士後，婦女死，廷式哭之盡哀。今以娘貌醜而不和者，蓋視此猶思文淵閣，蜀中成都楊某納爲婿，既而謀歸，甯見妻與母兄議，事有不豫之色。問其故曰：父存母議以期四十，欲爲娘貴，遇來事多囁之，幾盡。今僅能一半，適立券爲此不安也。劉取券焚之，日竟行爲人婚，而通其家，以爲恆者竟携妻歸極其和好後，登第官至道藏輔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下尾集四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下尾集四

李

下尾集四

清郎，今之爭錢賭房，不敬其夫者，夫者婦之天胡可不敬？其不敬而不和者，盍視此。不敬其夫者，非悍婦，卽淫蕩之婦也。嗚呼！凡作女身，多因宿讐，若更不好矜憐，矜憐者，自是也。人之謹者福，侮夫而益墮惡道乎？每好矜憐者，其器量大也。人之盈者福薄，必減少其壽，量淺也。况造物惡盈，人道好謙矜憐，太甚焉。不犯天之忌，干人之怒，究其所爲，矜憐者不過劫其富貴才能，抑思富貴才能有何足恃？石崇與王愷闢富誇奇，競慢佳絳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其他珍異之物，莫不爭。後崇因罪伏誅，乃嘆曰：奴輩利吾財耳。此富不足誇之證也。呂鑑少年，登第嘗與同輩遊一寺，中老僧問其姓氏，旁人遂以科名誇之。老僧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內愧其言固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旁，兩枝丹桂一時芳。禪師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此貴不足誇之證也。指鹿湯允續有英才詩文，亦雄健有氣，然性殊傲慢，好加於人。嘗自言才兼文武，可當一人，因以湯一而呼之。後補陝西參將，與賊交鋒，一箭中喉而死。人達號曰湯一箭，此才能不足誇之證也。然則好矜誇者，又將何所？當行如忌，必欲行之，斷爲鬼神所不容矣。況常行乎？昔宋大夫薛瑤有子十八，一懷一跛一癱一癪一痴一聾一聰一聾一聰，一聰一聰一聰，一聰一聰。死。公明子舉見之，問曰：大夫所行如何而然？至是。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此言亦不無他惡。能好行嫉妒，勝已者，忌之，信之，已者悅之，而其言也。或放之，聞人之惡，信之見人有失，已者有所得，見人有得，已者失，予舉嘆曰：大夫人行如此，須至滅門矣。惡類甫止，此爭財歸其言，尙然畏懼。子泉曰：天雖高而察其下，若改往修來，神體爲禪，不忠晚矣。嗟自此改揚清返，生平所行，不數年，諸子所喪，皆愈。由此觀之，妒忌可當行乎？○玩上下文則此條似爲歸入。臣行於妻子，妻者我之敵體子者我之後身，待妻宜和，宜方。妻子而敬待之，宜嚴而慈。今之侍其妻者，或刻薄寡恩，或狎與無度。今之待其子者，或姑息太過，或督責之無已，實無行。又將何以貞夫乎？閻王李景赴試，遇一鬼，白主夢上神告曰：明日有李秀才來，乃科甲中人，可善待之。及至，主人歎待甚篤。且告以夢，李甚嘉之。夜思發第，破官推功者，未逢，便欲棄妻，名不成，久生回店。主又以夢告之，生驚，未之忘。而告官二子俱死於法後。瑞死次年二月十五夜，城隍齋道主劉進門，廟中聲喧起，竄之見王瑞持狀求清明祀。神怒，曰：君有子不能教，自絕其後，誰供爾祀？不惟其人大哭而去，明日訪之，乃知瑞已死。禮於舅姑俗呼翁婆也。婦事舅姑，此無有之于子之想也。失禮於舅姑，如子事父母少，或失禮仰道藏輔要。

必食也。又有惑於分房之時，又疑山水偏向則是父母多生一子，反廢一日之累矣。豈知人之禍福各有因緣於山水何與？則分房不必就也。倘若執迷不悟，遇利名牽逐，淹滯他鄉，年復一年，喪失蒙上之望，或遭水火，又有焚溺之虞。爲人子者，惄然於心乎？又懼因一事，萬不可久，久則雨水浸溝，日久下蒸，未及歸土，未已腐矣。

仁人孝子，違逆上帝命。上帝命如舊命，臣父命子將帥命土卒官長，亦當奉之。違逆上帝命，命子民家長命僕役之類理所宜遵，固當從命。卽所命未當，亦須委曲諭説，便合道理，安可違逆？況逆之，非當與不忠不孝等矣。林景度爲給事郎時，蜀郡荒旱，朝廷命發州卒二子，年餘繼發門戶，遂絕。逆上帝命不必皆如此事。此事其事之大者，猶世間萬事轉頭卽空，惟有興利除害，可類而推也。

作爲無益，世間萬事轉頭卽空，惟有興利除害等事，生平也所獲福報無有窮已。

如有德能者，闡釋經傳，修輯方書，有財勢者，修井築堤，設橋補路，置社倉立義保，皆是有益於人之事。有益於人，則亦有益於己矣。若夫官餧臺池之費，以及一切文字珍奇之玩物，足喪身，何益之有？陳恭公於潤州造一大第，皆用文梓烏柏爲梁柱，爲梁花石，已矣。

以上感應篇集註

說兄弟議多終年牽制，既擇年日，必食也。又有惑於分房之時，又疑山水偏向則是父母多生一子，反廢一日之累矣。豈知人之禍福各有因緣於山水何與？則分房不必就也。倘若執迷不悟，遇利名牽逐，淹滯他鄉，年復一年，喪失蒙上之望，或遭水火，又有焚溺之虞。爲人子者，惄然於心乎？又懼因一事，萬不可久，久則雨水浸溝，日久下蒸，未及歸土，未已腐矣。

仁人孝子，違逆上帝命。上帝命如舊命，臣父命子將帥命土卒官長，亦當奉之。違逆上帝命，命子民家長命僕役之類理所宜遵，固當從命。卽所命未當，亦須委曲諭説，便合道理，安可違逆？況逆之，非當與不忠不孝等矣。林景度爲給事郎時，蜀郡荒旱，朝廷命發州卒二子，年餘繼發門戶，遂絕。逆上帝命不必皆如此事。此事其事之大者，猶世間萬事轉頭卽空，惟有興利除害等事，生平也所獲福報無有窮已。

如有德能者，闡釋經傳，修輯方書，有財勢者，修井築堤，設橋補路，置社倉立義保，皆是有益於人之事。有益於人，則亦有益於己矣。若夫官餧臺池之費，以及一切文字珍奇之玩物，足喪身，何益之有？陳恭公於潤州造一大第，皆用文梓烏柏爲梁柱，爲梁花石，已矣。

以上感應篇集註

李

卷四

大驚起兩手兩足已爲牛蹄脚轉於牀大叫三日而死。府申奏天曹帝大怒曰汝根不壞方得人身天神。禪童方離母腹愚人不禁憇慅嬰兒有何罪愆揆以正條倍於故殺殺人償命理所當然牒下陰府將元秀至因地獄在生因于注籍刑名四十萬家財沒入官府近又奉差北方飛天神王巡行天下有似此者卽許便宜施行不得事終赴十獄考鈔則損了與曉曉非天地神明所共痛惡者乎又世俗以義女爲賄錢貨財死盆地中亦甚多何龍曰因任誰成世醫曰虎狼雖至毒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全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而已生男既收養生女胡不取其間殺友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溝溝有口不能語呼喚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因勸我民母爲殺其女刑致與裙布未必還貧女隨分而嫁娶男女俱得所此散行姦隂僻隱僻非止一事如姦盜邪淫之民間萬民當記取犯則不可使天却不可謂人言者皆是也而姦人妻女與害人功名兩者爲重至兩者相較則又以淫人妻女爲尤重蓋淫人妻女濟倫亂種損德最甚故不輕反復爲世人告之昔李登年十八魁鄉薦白謂狀元及第不足爲難乃屢上公車皆不遇聞棄達有道行往叩之踰數日葉告登曰汝初生時上帝賜以壬午年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作輔因汝勤善後竟姦女張燕姬事雖未詳而繫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四
下尾集四

其父張澄於獄以此罪居十年降第二甲後墮占兄李豐屋甚至形於証以此罪又居十年降第二甲後長安房中產一襄家婦鄭氏以此罪又居十年降第四甲後又盜鄰女王慶姬上帝謂汝爲惡不改已招福籍削書發在旦夕何望登第登聞其語婦人遇此等時皆當修省宿愆倍加儆懼豈宜歌舞。一日臘五臘也正月初一爲天臘五月初五爲地臘七月初七爲道德臘十一月小廿九乃臘節灌頂上言功過之期服者一年歲之盡月大三十日爲歲臘十二月過臘爲侯王臘此五日先朝日號齋眷屬皆得歸家領受享祀并此則亦不當歌舞之日朔旦號怒朔者每月之初一日也旦者每日之早晨也朔爲一月之首以爲一日之首一月之所爲基於朔一日之所爲基於旦者號與怒則濁氣隨肝而升頭氣隨腎而散於是神昏氣濁萬念不生矣佛經云喚是失諸善法之根本喚諸惡道之因緣當急東之母令增長是號怒平對北睡涕及溺北方乃北斗星君所居亦當謹戒况朔旦乎對北睡涕及溺居北極爲天之能三界十方百靈眾真皆所統屬是則申天斗極號爲至尊而至尊之所又何可觸犯若以長生經言之所謂北者又不止正北凡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春東辰南秋酉冬北月建所土宮宿吟咏及哭吟咏印教唱也指皆爲犯正斗極切須避之坐定吟咏。帝高靜曰東門不得得歌咏哭泣咒罵開除城與此篇所言一也今人在官商之前苟不敬高聲妄語或詭爲司命之神乃敢對之吟咏及哭矣無怠非平又以電火燒香合照不疲甚矣按天師門上自令道士在此制之伏龍屏是故不可壞。香爐關教典香火既忘不可不在此一事如油膏紙燃不然恐供養真武真不可用。李子冬不可川石榴延降上真不可燒豆頭香也香烟香韻之俗。香月季謂之不時花全惆悵謂之梨花皆當戒忌。莫食下樸氣質主熟穢柴不淨厭汚之氣觸犯諸神是故不可有食也。夜起不露裸裸涼亦體也。吾屬遇會之時不犯人裸八節行刑。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晝者恐百犯也。八節行刑。冬至謂之八節凡遇節則諸神會集閑度羣蒙條條罪幅是打官清淨和平吉除凶惡。序東菩薩門進仰答天極委生成可耳無論殺戮抑鞭笞亦所不可。司城自居家皆宜詳戒何比于字少卿初爲汝陰縣吏每至八節之日百端哀怨縣令從車輶輿轎免全活甚多後爲丹陽縣令獄無冤囚至於八節辰辰設法矜恤有罪之人民皆稱爲神爻一日老嫗至門。君室世有陰德君又治獄平冤上天。

道藏輯要

卷四
下尾集四

萬
卷四

賜策以廣君子孫因第策授之川九百餘葉。日子孫佩印綏都嘗如此數後果世榮貴胄如題言此八節免刑之報也。上清真人曰八節之日皆當謀諸善事不可惡怒忿爭此垂流星人曰天人大忌。渡罪非小夫患咎其不可況行刑乎。垂流星卽昴星也。也俗愚人乃妄指之爲妖往往以唾爲解不知奔流非妖亦實自召難堪。愚智修者急然所以禱解之德其可輕疎。指虹霓赤白色曰虹青白色曰霓。神告曰明辰有一老人疾卒進西門城，城之盡即除夕之日也。其日上下諸神考核生人善惡以定罪罰。人遇此等時皆當修省宿愆倍加儆懼豈宜歌舞。一日臘下化爲黃玉刻交孔子跪而誠受之執謂虹霓而可措乎。而重指三光。日月星爲三光。指之是守曾公祈福甚虔。夢神告曰明辰有一老人疾卒進西門城，以禱必應其異處只在一剎耳。昧旦遣人伺之果得公延以降禮慰其神祇者。拂罷謝公告以薨老者不得不已。是磨香告天誓三日不雨。應就火焚。四隅積薪以俟至三日天忽大雨傾刻水深尺。許公禮謝之因問老者。一參有何病。處老人曰愚民今年八十生平嘆恨天地三光所據一參遇出便消。張耳公厚贈之不受而去。久視日月首輪窮無敢仰禮。公此則知久祀焉不敬也。况日爲太陽之宮。月爲太陰之宮。代天司照其尊何可久祀。○道藏中教人每年二月初一日祀日八月

十五日世俗則止祀月令春日祭猶嫌獵者焚林而點地蟲之所生有明戒死煥猶乎獨言春日者春爲萬物發生之候縱紙而已陽生之仁乃復以縱之火則草木由之而枯焦百瘡因之而根盡是天方生之我鞭戢之罪斯大矣高陽計憲爲餘抗縣令其子獵於仇王廟側忽有三白蛇從屋後出遂引弓而射忽失所在復以火創之風吹火對北惡罵對北猶爲罪愆況於滅反燒其面而死此其報也

對北惡罵對北猶爲罪愆者有之不知惡罵患人忿心所使一時不假顧看或對北惡罵者有之不知

戾氣惡聲觸犯實甚我怒欲泄神怒如向昔曾甯偶晨起對北髮忽瞿然曰北辰至尊所居何可褻犯深自引咎

若無可容古人對北敬慎如此尚有惡罵之事乎無故殺蛇

丁宅應世真人曰一切物命皆不可殺而遇蛇陰精應北方玄

才鬼武之精尤不可殺若無故殺之必罹懲報是以仁者當切

懷謹勿妄回以承勉而脫水厄孫真人以救蛇而獲奇報其爲神物可知已如是等罪

司命隨車星李真君見蛇則死死有餘貴乃殃及子孫是等罪總結上文之詞自非義而動以至殺蛇打蛇皆是輕重二字有一篇總較之輕重有逐句細分之輕重如踏侮君親與抵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下尾集四

嗣父兄皆拘暗每輕抵觸也號贊每一句申論之則暗每日有重有輕也苟其輕重齊其紀算卽前文如形隨形之義死有餘殃及子孫所謂信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是也夫上帝好生卽草木禽魚不忍其殺息何況人爲萬物之靈乃欲殃其子孫然欲懲惡以勸善不得不然梓潼帝君詩云妙藥難醫空債病橫財不活命窮人病心折盡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翁生事中生君莫顧害人害汝休嗔從來天地無差報不在身兮在予孫此非殃及子孫之意乎○亦有現報者秀水屠戶潘駕肆惡橫行無美不造一日死而復甦呼妻子告曰吾死至地獄見閻君問君言善惡之報陰府顯然毫釐不爽死者受報生者不知良由陰陽道隔無從曉諭以故受者方苦作者雖然卽輪迴報應之說尚多疑而未信深可悲憫今潘駕罪業已極若令轉世還陽間假此一人以善萬眾遂操刀自割其陰日此吾宣法之報自祐于足曰此吾屠宰殺生之報自剖腹剜心是出繼嗣自此吾陰險殘殺種害人之報達更啞瘡瘍者漏眾言訖而死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

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

上文既明隨時受報而此節又特取貪財者言之見此罪爲易

其功亦烏知陰報之已。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餽鳴酒止渴其後也亦愚矣哉。

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此節又申明貪利之害以世人好利心重故反復申明也。財非已有以計奪之以利誣之皆爲非義較之上又一味橫取皆雖少有不同然律以廉正總屬合聲未有不致福者世人利令智昏始既不顧是非能且不顧利害往往忘身殉利自取速死非好死也。好利也。譬如肉中有蠶酒中有毒方其嗜之何知傷生之速乎。然而死者必及之從無一人倖免者可嘆也。○胡嘉棟曰今世清貧居鄉者多以請託媒利且云服人刑獄受金何傷成人功名取利非枉不知刑賞國之大法我以片語尺牘賴倒是非使有罪者倖免揚無辜者必含冤無學者倖進則有才者必被枉抑人情好惡之公。舊天道祐福之柄真衣冠之大盜名殺之罪人也。以此則利而謂可以遺子孫計長久又何異記漏脯鳴酒爲長生之藥也哉。○劉夢谷曰屋漏水滴脯上名爲漏脯有毒能殺人。鷄酒是鳩鳥羽入酒飲之則死以此鳥食蛇腹有毒也。大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此節又總論善惡之幾欲人知所謹也。凡人一切善惡皆起於心心起一念善則羣邪撲滅惡則三途現。

太上感應篇集註卷下尾集四
王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 製作

荷散吉神因神隨念隨至何煩一毫等待乎。江陰南四軍張旺嘗夜流城西田父某被挾逼首廁中遂懷恨一夕匿火往燒之道絕官溝有雷師吳碧山未寢聞步履聲竊見牕有惡鬼數十尾之頃又聞屐聲竊知有青衣童男前導明日叩頭旺曰我初欲燬其室忽念冤冤相報將無已時故止不意有鬼隨行如此卽棄俗出家此與元自實之事正相同大抵意有所向卽是已盡天人相感各以類應理固如此斷不謬也。中誠經曰心口意諸東聞人聲邵康節曰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事人得而知之俱萌於心發於虛鬼神得而知之是以君子於起念之際常切檢點檢點既純斯有善無惡矣。昔趙康靖公常置瓶豆於几案間每一念起必隨善惡以豆別之善則投一白豆於瓶惡則投一黑豆於瓶初則黑豆甚多既而漸少久而善惡二金俱忘瓶豆亦置而不用此真修意之善則也。○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真作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節因上文而示人以禍福之幾欲人知改過也。益善惡初分則一念之起亦可招報改悔自我雖已行之事猶可轉移誰謂吉凶禍福皆有定數乎。夫數定者天命也。感應者天心也。天心既格天命自隨之而轉矣。阿耶律本一大盜夜至佛寺見佛燈既格

滅拔劍挑之奸忽大盜車頭入終南山日夜懼滴真人馮君齋之接以語要修之不怠竟得輕舉以盜與仙佛較之相去不止霄壤也乃一日同頤皆可得道。則改悔一途豈非至便之法門乎。然未上便恐日人誤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語妄想以一杯水殺車薪之火故又誠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諸惡莫作望其刊磨淨盡也。眾善奉行欲其最累成功也。行之久而又久方得贍前罪而轉禍為福。今之愚懵自知所作不善請伏僧道宣禪微文以圖釋罪凡真欲以杯水救車薪市斂也豈不妄哉。古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古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如人語惡行惡必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此節承上文而復言感應之必然欲人知所法也。蓋行善之久必累善則作孽之久必篤肉。約以三年見其底也。古人卽善人而人卽惡人。不善善惡言古者以其爲善卽是福爲惡卽是禍也。語善如非禮之言不言樂道人之善開發人之善心是也。語善如不視非禮之色樂見賢人樂觀善書是也。行善如足不踰非禮之地爲善不遺餘力。但引一方善與人同見也。惡則反是二年半日也。三年不改變則終身可知。福如篇首所言入大福之類禍如篇首所言。當托優患之類降福降禍卽必之於道。感應篇要

卷下尾集四
王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 製作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三年之申始所云無不自己求之也。大抵無善不福無惡不禍者。夫道之常而善惡之偶有在其身者亦有在其子孫者亦有因禍而得福因福而得禍者。故曰陽惡逆而可逃陰愆而不可歸。今人偶行一善便欲獲報。故曰陽惡逆而可逃陰愆而不可歸。但不飢不寒無災無害。庶士得讀書農得耕田時開笑口日少聲眉卽此便是平安之福。不然人欲無涯。世界缺陷安得人人富貴利達哉。世人推尊奉此篇隨事力行盡其在己。禍福聽天也。○三善三惡皆以語爲第一。可見人生造業口過居多。即如篇中所載諸無識諸同學攻訐宗親誑謗聖賢形人之私于家不逞便生咒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相處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憐而抑之。怨天尤人。呼罵罵而已。是嚴君平委曲誨人以善立證。他階弱孝先與人好說好話而問奈何。徒以口舌造業哉。○**胡不勉而行之**此一句總結全篇見篇中千言萬語。引神明而鑑照事。咒呪求直。每好矜誇自咒咒他。晦厭歌舞。則不願受福。平深諭之也。勉字有警人之力。行善之意。益自然行善。

惟善根深者方能如此世間善根深者能有幾人誰是強力
行庶幾有得當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華嚴經曰如人善美德
自識而不食於法不力行多聞亦不是元始天尊曰度今說經
止攝未劫若能遵行此道則雖疑謬誣猶信也若不遵行此
道則雖齋戒誠誦猶不信也噫三教聖人之言可謂深切著明
矣○周易城口清微應篇者須知六除五發之說一除白侍金
凡人塵垢紛擾自謂寡過不知尋常舉動少一檢點罪戾叢集
豈可自恃終日乾乾自攻其惡此除之之法也二除謂過念學
期主敬畏欲非畏理也畏惟思退暴棄孰甚焉勿憚檢察爲須
勿視約束爲苦力行既久自樂此不疲矣三除因循念詮云懶
人須下無情口學者除舊百新亦須下無情手如理亂絲銅刀
立斷何煩猶豫乎四除好名念爲善得名者削一名亦損一善
俗稱善曰陰德吉不星人知也可信而昭昭陰行冥冥乎五除
微端念學者入道原當修身以俟命分心求効善力便減若有
所求而爲之將無所求而不爲乎故知因善求福皆虛六
除間斷念善念不絕與無善等古人云古人爲善惟日不足離
本自中道而自盡者也六念無除五心斯發除自待念則發謙
心除遇念則發信心除因循念則發勇心除好名微福念則
發誠心除間斷念則發不已心如此而不獲
契於太上者吾末之間也勉行者宜知之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 下尾集四

太上感應篇

卷 下尾集四

先曾大父通奉公生平虔奉感應篇手
書行世不下數十本嘗謂古今勸善之
書無有踰於感應篇者茲集註一篇乃
任宮詹時偕澤州陳文貞公捐資付梓
歲久板片無存余家舊藏是冊因急授
刻人以承先志以公同好云昔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

卷 下尾集四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三月朔日海昌查
瑩謹跋

序

漢術士魏伯陽著參同契荀爽
虞翻干寶諸儒采以注易後之
言易者未能或之先也蓋魏晉
以前道家之學未嘗不原本聖
人惟是聖人贊化育以天地萬
物為坎離術士鍊精魄以一身

一



之書稱為最古自此以下無譏
焉雍正之初先慈抱病不肖棟
日夜嘗藥又禱於神發願注感
應篇以祈母疾天誘其衷母疾
有間因念此書感應之速欲公
諸同好而未果余友楊君石漁
見之歎曰此書得此注不惟可
以勸善且使後世道家知魏晉
以前求仙之本初未嘗有悖於
聖人反而求之忠孝友悌仁信
之間而致力焉是亦聖人之徒
也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歟既
鋟諸版而仍問序於余余嘉楊
君之好善因述注書之由趣而